

增像全圖三國演義

錦章書局印
陽湖汪洵題



章

錦

局

書

柴桑口卧
龍吊喪



馬孟起典
兵雪恨



許褚裸衣
鬥馬超

張永年反
難楊修



第一才子書卷二十六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戰東吳兵

孔明一氣周公瑾

君子觀於南郡之戰而嘆兵家之勝負不可知也。曹操於赤壁大敗之後而遺計於曹仁，遂使周郎於赤壁大勝之後而中箭於南郡，以八十三萬之眾不能勝瑜，而一曹仁足以勝之，以江口烏林之兵未嘗失利而一南郡則失之，斯已奇矣。更可異者，由前而觀則黃蓋之中箭為大勝中之小挫，周瑜之中箭又為大勝後之小挫，由後而觀則曹操之算周瑜為大挫後之小勝，曹仁之失南郡又為小勝後之大挫。夫事之難料至於如此，用兵者其何得以敗而沮勝而驕乎？

讀前卷而見孫劉之合，讀此卷而見孫劉之離，蓋同患則相卹，同利則相爭，凡人之情大抵然也。當曹操之來，氣吞吳會，赤壁之戰吳非為劉寔以自為耳。迨乎曹操已破北軍已還而荆州九郡劉備欲之，孫權又欲之，孔明欲為玄德取之，周瑜魯肅又欲為孫權取之，於是乃以破曹而德色於劉，因以索謝而取償於荆，遂致孫與劉終不得為好相識，良可嘆也。

荆州之地孔明讓吳先攻而玄德患之，周瑜許劉後取而魯肅又患之，蓋玄德之不欲奪劉表，不欲奪劉琮，與魯肅之不欲殺玄德，不欲殺孔明，同一仁人之心，而其不欲以荆州讓人，則皆仁者之智耳。然玄德不知孔明之已有定算，魯肅不知

周瑜之假做人情則智尚有所未及也可見忠厚人乖覺極乖覺處正是極忠厚處老寔人使心極使心處正是極老寔處

呂布在濮陽開城賺曹操曹仁在南郡亦開城賺周瑜同一賺也一則賺使入城而燒之一則賺使入城而射之一則使人詐降而賺之一則以詐走而賺之斯則其不同者矣乃呂布使人詐降其後乃至於真降曹仁詐走其後乃至於真走是不同中又有相同處真妙事妙文

曹仁以詐走賺周瑜周瑜即以詐死賺曹仁同一詐也而曹仁之詐是曹操之所教周瑜之詐則是周瑜之所自為斯則其不同者矣且周瑜以詐死賺曹仁曹操亦曾以詐死賺呂布則曹仁之智不及周瑜而周瑜之智同於曹操耳乃曹操詐死未曾真死而周瑜之詐則若有預兆焉周瑜故作墮馬金瘡假裂其後至於真墮馬金瘡真裂其初佯病佯怒佯死後乃至於真怒真病真死是相同中更有不同處真妙事妙文

觀孔明之襲南郡其即呂蒙襲荊州之事所由伏乎周瑜力戰而任其勞孔明安坐而享其利瑜即欲不怒安得而不怒吳即欲不報安得而不報然而孔明則已有辭矣孔明襲之於曹氏非襲之於東吳取東吳之所將取非取東吳之所既取則雖同一襲而孔明之襲又大異於呂蒙之襲矣

周瑜之失南郡不當怒孔明當自怨其計之疎耳昔趙人空壁逐韓信而信先使人立赤幟於趙城今瑜當曹仁劫寨之時預伏一軍於南郡之側則何至為子龍所襲乎始之中箭既輕進於前繼之失地又遲發於後是瑜之智殆出韓信之下當周瑜戰曹仁之時正孔明遣將取三城之時妙在周瑜一邊寔寫孔明一邊虛寫又妙在趙子龍一邊在周瑜眼中寔寫雲長翼德兩邊在周瑜耳中虛寫此敘事虛寔之法

却說孔明欲斬雲長玄德曰昔吾三人結義時誓同生死又將首卷中事一觀今雲長雖犯法不忍違却前盟望權記過容將功贖罪孔明方纔饒了兩人先自說通此時却一個做好一個做惡且說周瑜收軍

點將各各敘功申報吳侯所得降卒盡行發付渡江大搞三軍遂進兵攻取南郡前隊臨江下寨前後分五營周瑜居中瑜正與眾商議征進之策忽報劉玄德使孫乾

來與都督作賀瑜命請入乾施禮畢言主公特命乾拜謝都督玄德有薄禮上獻謝瑜問曰玄德在何處乾答曰現移兵屯油江口瑜驚曰孔明亦在油江否此時吃驚

乾曰孔明與主公同在油江瑜曰足下先回某親來相謝也劉謝孫謝周郎之火孫

收了禮物發付孫乾先回肅曰却纔都督為何失驚瑜曰劉備屯兵油江必有取南郡之意我等費了許多軍馬用了許多錢糧目下南郡反手可得彼等心懷不仁要

就現成誰知後來文偏須放着周瑜不死誰知後來就現成偏在公活時肅曰當用何策退之瑜曰我自去和

就現成誰知後來文偏須放着周瑜不死誰知後來就現成偏在公活時肅曰當用何策退之瑜曰我自去和

他說話好便好。不好時不等他取南郡。先結果了劉備。須放著孔明不死肅曰：某願同往。於是

瑜與魯肅引三千輕騎徑投油江口來。先說孫乾回見玄德。言周瑜將親來相謝。玄

德乃問孔明曰：來意若何？孔明笑曰：那裡為這些薄禮肯來相謝？止為南郡而來。一個

個玄德曰：他若提兵來，何以待之？孔明曰：他來便可如此。如此答應。須知下文玄德之言遂

於油江口擺開戰船岸上列着軍馬。人報周瑜肅引兵到來。孔明使趙雲領數騎

來接瑜見軍勢雄壯，心甚不安。須結果劉備不得行至營門外，玄德孔明迎入帳中。各敘禮畢，

設宴相待。玄德舉酒致謝。慶兵之事。酒至數巡。瑜曰：豫州移兵在此，莫非有取南郡

之意否？只得直說出來玄德曰：聞都督欲取南郡，故來相助。孰知乃是玄德欲取南郡，周郎來相助乎？若都督不取，備必取

之。妙瑜笑曰：吾東吳久欲吞併漢江，今南郡已在掌中，如何不取？只怕捏不牢玄德曰：勝負不

可預定。曹操臨歸，令曹仁守南郡等處，必有奇計。暗點更兼曹仁勇不可當，但恐都

督不能取耳。反激一句瑜曰：吾若取不得，那時任從公取。玄德曰：孔明子敬在此為証，都

督休悔。妙在又決絕一句魯肅躊躇未對。瑜曰：大丈夫一言既出，何悔之有？孔明曰：都督此言

甚是公論。先讓東吳去取。若不下，主公取之，有何不可？惡甚瑜與肅辭別玄德。孔明

上馬而去。玄德問孔明曰：却纔先生教備如此回答，雖一時說了，展轉尋思，于理未

然。我今孤窮一身，無置足之地，欲得南郡權且容身。若先教周瑜取了城池，已屬東

吳矣。却如何得住？一向不要荆州此孔明大笑曰：當初亮勸主公取荆州，主公不聽。應劉表病時

吳矣。却如何得住？一向不要荆州此孔明大笑曰：當初亮勸主公取荆州，主公不聽。應劉表病時

劉琮降時之事

今日却忘耶

甚趣

玄德曰前為景升之地故不忍取今為曹操之地理合取之孔

明曰不須主公憂慮儘着周瑜去廝殺早晚教主公在南郡城中高坐

玄德是讓曹操先取而後取之孔明

是讓周郎先取而後取之第未識如何早晚便得高坐今人不測

玄德曰計將安出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

妙在此處不殺明却於後文始見

玄德

大喜只在江口屯劄按兵不動却說周瑜魯肅回寨肅曰都督如何亦許玄德取南

郡

畢竟魯肅是實心人

瑜曰吾彈指可得南郡

不要武

落得虛做人情

誰知後來却

誰

敢先取南郡一人應報而出乃蔣欽也瑜曰汝為先鋒徐盛丁奉為副將撥五千精

銳軍馬先渡江吾隨後引兵接應且說曹仁在南郡分付曹洪守樊陵以為犄角之

勢人報吳兵已渡漢江仁曰堅守勿戰為上

若終能堅守則不至于失矣

驍騎牛金奮然進曰兵臨城

下而不出戰是怯也况吾兵新敗正當重振銳氣

應赤壁之事

某願借精兵五百決一死戰

仁從之令牛金引五百軍出戰丁奉縱馬來迎約戰四回合奉詐敗牛金引軍追趕

入陣奉指揮眾軍士裏圍牛金於陣中金左右衝突不能得出曹仁在城上望見牛

金困在垓心遂披甲上馬引麾下壯士數百騎出城奮力揮刀殺入吳陣徐盛迎戰

不能抵當曹仁殺到垓心救出牛金回顧尚有數十騎在陣不能得出遂復翻身殺

入救出重圍

寫曹仁如此之勇以見下文周瑜之勝不易

正遇蔣欽攔路曹仁與牛金奮力衝散

丁奉徐盛蔣欽三人點次錯落

仁弟

曹純亦引兵接應混殺一陣吳軍敗走曹仁得勝而回蔣欽兵敗回見周瑜瑜怒欲

斬之

寫周郎第一次失利為下文怒孔明張本

眾將告免瑜即點兵要親與曹仁決戰甘甯曰都督未可造次

今曹仁令曹洪據守彝陵。為犄角之勢。某願以精兵三千徑取彝陵。都督然後可取。

南郡。

計亦甚善。

瑜服其論。先教甘甯領三千兵攻打彝陵。

寫周瑜分兵如此之妙。以見下文之勝不易。

早有細作報知。

曹仁。仁與陳矯商議。矯曰。彝陵有失。南郡亦不可守矣。宜速救之。仁遂令曹純與牛

金暗地引兵救曹洪。曹純先使人報知曹洪。令洪出城誘敵。

將寫南郡出城誘敵。先有彝陵出城誘敵為之作引。

甘甯

引兵至彝陵。洪出與甯交鋒。戰有二十餘合。洪敗走。甯奪了彝陵。至黃昏時。曹純牛

金兵到。兩下相合。圍了彝陵。

寫周瑜第二次失利。為下文怒孔明發本。

探馬飛報周瑜。說甘甯困於彝陵城中。

瑜大驚。程普曰。可急分兵救之。瑜曰。此地正當衝要之處。若分兵去救。倘曹仁引兵

來襲。奈何。呂蒙曰。甘興霸乃江東大將。豈可不救。瑜曰。吾欲自往救之。但留何人在

此代當吾任。蒙曰。留凌公續當之。蒙為前驅。都督斷後。不須十日。必奏凱歌。瑜曰。未

知凌公續肯暫代吾任否。凌統曰。若十日為期。可當之。十日之外。不勝任矣。

又寫周瑜分兵如此

之難以見下文之勝不易。

瑜大喜。遂留兵萬餘付與凌統。即日起大兵投彝陵來。蒙謂瑜曰。彝陵南僻

小路。取南郡極便。可差五百軍去砍倒樹木。以斷其路。彼軍若敗。必走此路。馬不能

行。必棄馬而走。吾可得其馬也。

得馬之利。恐不足惜。下文失地之辱。

瑜從之。差軍去訖。大兵將至彝陵。瑜問

誰可突圍而入。以救甘甯。周泰願往。即時綽刀縱馬直殺入曹軍之中。徑到城下。甘

甯望見周泰至。自出城迎之。泰言都督自提兵至。甯傳令教軍士嚴裝飽食。准備內

應。又寫周瑜分兵如此之妙。以見下文之勝不易。却說曹純。曹洪。牛金。聞周瑜兵將至。先使人往南郡報知曹仁。一

面分兵拒敵及吳兵至曹兵迎之比及交鋒甘肅周泰分兩路殺出曹兵大亂吳兵

四下掩殺曹洪曹純牛金果然投小路而走却被亂柴塞道馬不能行盡皆棄馬而

走吳兵得馬五百餘匹

兩次失利
燒得一勝

周瑜驅兵星夜赶到南郡正遇曹仁軍來救樊陵兩軍

接著混戰一場天色已晚各自收兵曹仁回城中與眾商議曹洪曰目今失了樊陵

勢已危急何不拆丞相觀之遺計以解此危

此處妙在暗寫

曹仁曰汝言正合吾意遂拆書觀

之大喜便傳令教五更造飯平明大小軍馬盡皆棄城城上遍插旌旗虛張聲勢軍

分三門而出却說周瑜救出甘肅陳兵於南郡城外見曹兵分三門而出瑜上將台

觀看只見女牆邊虛插旌旗無人守護又見軍士腰下各束縛包裹

此是曹操錦囊之計以詐走賺周瑜也方在赤

壁真走之後又教曹仁詐走之法

有赤壁之真故不疑南郡之詐耳

瑜暗忖曹仁必先準備走路遂下將台號令分布兩軍為左

右翼如前軍得勝只顧向前追赶直待鳴金方許退步命程普督後軍瑜親自引軍

取城對陣鼓聲響處曹洪出馬搦戰瑜自至門旗下使韓當出馬與曹洪交鋒戰到

三十餘合洪敗走曹仁自出接戰周泰縱馬相迎關十餘合仁敗走陣勢錯亂

詐敗以誘之

周瑜麾兩翼軍殺出曹軍大敗瑜自引軍馬追至南郡城下曹軍皆不入城望西北

而走

妙竟似真敗者

韓當周泰引前部盡力追赶瑜見城門大開城上又無人遂令眾軍搶城

數十騎當先而入瑜在背後縱馬加鞭直入甕城陳矯在敵樓上望見周瑜親自入

城來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策如神一鼓擄子響兩邊弓弩齊發勢如驟雨爭先入城

城來暗暗喝采道丞相妙策如神一鼓擄子響兩邊弓弩齊發勢如驟雨爭先入城

的都攬入陷坑內。周瑜急勒馬回時，被一弩箭正射中左肋，翻身落馬。

前受他十萬枝箭，此一箭却受得不好。

牛金從城中殺出來，捉周瑜。徐盛、丁奉二人捨命救去。城中曹兵突出，吳兵自相踐踏，落塹坑者無數。

程普急救軍時，曹仁、曹洪分兵兩路殺回。吳兵大敗，幸得凌統引

一軍從斜裡殺來，敵住曹兵。曹仁引得勝軍進城，程普收敗軍回寨。

寫周瑜第三次失利，愈見下文之勝不易。

丁徐二將救得周瑜到帳中，喚行軍醫者用鐵鉗子拔出箭頭，將金瘡藥敷掩瘡口。

疼不可當，飲食俱廢。

寫周瑜受如此之創，又為下文怒孔明張本。

醫者曰：「此箭頭上有毒，急切不能痊可。若怒氣

沖激，其瘡復發。」

文後

程普令三軍緊守各寨，不許輕出。三日後，牛金引軍來搦戰。程普

按兵不動。牛金罵至日暮方回。次日又來罵戰。程普恐瑜生氣，不敢報知。第三日，牛

金直至寨門之外，叫罵殺殺，只道要捉周瑜。

此被射又被罵，以見下文之勝不易。

程普與眾商議，欲暫且退

兵，回見吳侯，却再理會。

此處文勢作一頓，正應孔明取不得南郡之語。

却說周瑜雖患瘡痛，心中自有主張。已知曹

兵常來寨前叫罵，却不見眾將來稟。一日，曹仁自引大軍，擂鼓呐喊，前來搦戰。程普

拒住不出。周瑜喚眾將入帳，問曰：「何處鼓噪？」眾將曰：「軍中教演士卒。」瑜怒曰：「何

欺我也！」吾知曹兵常來寨前辱罵，程德謀既同掌兵權，何敢坐視？遂命人請程普入

帳，問之。普曰：「吾見公瑾病瘡，醫者言勿觸怒，故曹兵搦戰，不敢報知。」瑜曰：「公等不戰，

主意若何？」普曰：「眾將皆欲收兵，暫回江東，待公箭瘡平復，再作區處。」瑜聽罷，於床上

奮然躍起，曰：「大丈夫既食君祿，當死於戰場，以馬革裹尸還幸也。豈可為我一人而

廢國家大事乎

語亦甚壯

言訖即披甲上馬

寫周瑜如此之勇以見下文之勝不易

諸軍眾將無不駭然遂引數百

騎出營前望見曹軍已布成陣勢曹仁自立馬於門旗下揚鞭大罵曰周瑜孺子料

必橫天再不敢正觀我兵罵猶未絕瑜從羣騎內突然出曰曹仁匹夫見周郎否

妙甚趣甚

曹軍看見盡皆驚駭曹仁回顧眾將曰可大罵之眾軍厲聲大罵周瑜大怒使潘璋

出戰未及交鋒周瑜忽大叫一殺口中噴血墜於馬下

有此假怒以引下文真怒

曹兵衝來眾將向前

抵住混戰一場救起周瑜回到帳中程普問曰都督貴體若何瑜密謂普曰此吾之

計也普曰計將安出瑜曰吾身本無甚痛楚吾所以為此者欲令曹兵知我病危必

然欺敵可使心腹軍士去城中詐降說吾已死今夜曹仁必來劫寨吾却於四下埋

伏以應之則曹仁可一鼓擒也

寫周瑜費如此之計為下文孔明張本

程普曰此計大妙隨就帳下舉起哀聲

眾軍大驚盡傳言都督箭瘡大發而死各寨盡皆挂孝

赤壁江邊一片紅南郡城外一片白真紅假白正戲相對

却說曹仁

在城中與眾商議言周瑜怒氣沖發金瘡崩裂以致口中噴血墜於馬下不久必亡

正論間忽報吳寨內有十數個軍士來降中間亦有二人原是曹兵被擄過去的

妙在

即曹仁忙喚入問之軍士曰今日周瑜陣前金瘡破裂回寨即死今眾將皆已挂孝

此入

舉哀我等因受程普之辱故特歸降便報此事曹仁大喜隨即商議今晚便去劫寨

奪周瑜之尸斬其首級送赴許都

不能殺活周郎却欲殺死周郎一笑

陳矯曰此計速行不可遲誤曹仁遂

令牛金為先鋒自為中軍曹洪曹純為合後只留陳矯領些少軍士守城其餘軍士

盡起。為下文孔明等初更時出城徑投周瑜大寨來到寨門不見一人但見虛插旗槍而

已情知中計急忙退兵四下砲聲齊發東邊韓當將欽殺來西邊周泰潘璋殺來南

邊徐盛丁奉殺來北邊陳武呂蒙殺來曹兵大敗三路軍皆被冲散。以四面敵三路寫聚將

大怨孔明本首尾不能相救曹仁引十數騎殺出重圍正遇曹洪遂引敗殘軍馬一同奔走

殺到五更離南郡不遠一般鼓響凌統又引一軍攔住去路截殺一陣曹仁引兵刺

斜而走又遇甘甯大殺一陣。四路之捷又有兩路寫諸將如此曹仁不敢回南郡徑投襄陽大

路而行吳軍趕了一程自回周瑜程普收住眾軍徑到南郡城下見旌旗布滿敵樓

上一將叫曰都督少罪吾奉軍師將令已取城了吾乃常山趙子龍也。一向忙了這幾時

周瑜大怒使命攻城城上亂箭射下瑜命且回軍商議使甘甯引數千軍馬徑取荆

州凌統引數千軍馬徑取襄陽然後却再取南郡未遲正分撥間忽然探馬飛來報

說諸葛亮自得了南郡遂用兵符星夜詐調荊州守城軍馬來救却教張飛襲了荆

州。荊州一語又一探馬飛來報說夏侯惇在襄陽被諸葛亮差人賞兵符詐稱曹仁求

救誘惇引兵出却教雲長襲取了襄陽。襄陽一路二處城池全不費力皆屬劉玄德矣

又總敘一句取者不費力致者亦不費筆周瑜曰諸葛亮怎得兵符程普曰他掣住陳矯兵符自然盡屬之矣

探馬口中不敘陳矯却在周瑜大叫一聲金鎗迸裂。前是詐騙曹仁此正是

幾郡城池無我分一場辛苦為誰忙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回 諸葛亮智辭魯肅

趙子龍計取桂陽

荊州者大漢之荊州而非劉表之荊州也。非劉表之荊州何必劉表之子方可有。即以為劉表之荊州而劉表之子可有。劉表同宗之弟何不可有。然使孔明執此語以謝魯肅則東吳之攻我必速矣。東吳攻我則我勢危。曹操見我與吳之相攻而復乘其間以圖我則我愈危。故不若借劉琦以緩之。緩之而彼不肯緩則以將死之劉琦暫緩之。此孔明之明而熟於計也。

前卷玄德所取者荊州尚未半耳。周瑜即能聽魯肅之言而不攻劉備安肯不分取荊州之半而遂去乎。周瑜之所以去者有吳侯之召也。吳侯之所以召者有合肥之戰也。人但知周瑜之戰曹仁適為孔明取三郡之助而不知孫權之戰合肥又適為孔明取四郡之助云。

三國人才絕異而其形貌亦多有異者。如大耳之玄德赤面長髯之關公虎鬚環眼之翼德碧眼紫鬚之仲謀及黃鬚之曹彰斯皆奇矣。而又有白眉之馬良至今稱眾中之尤者必曰白眉雖然形貌末耳。舜重瞳重耳亦重瞳項羽亦重瞳黃巢左目亦重瞳或聖而帝或好謫而霸或好勇而亡或好殺而亡人之賢不賢豈在貌之異不異哉。

馬良請表劉琦為荊州牧以安眾心可見荊州之人未忘劉表其從曹操者迫於

勢耳。使玄德於劉表託孤之日而遂自取之。則人心必不附。人心不附。則曹操來追而內變必作。故知玄德之遲於取荊州。未為失算矣。或曰荊州之人既已未忘劉表。益州之人豈其不念劉璋。玄德不背劉表於死後。而獨可奪劉璋於生前。其故何歟。曰荊州者東吳之所必爭也。宜權借劉琦以謝東吳。益州則非張魯之所敢爭也。不必存劉璋以謝張魯。當曹操習戰玄武之時。未忘須臾忘荊州也。外患既迫。我何能猝定荊州之人心。而消其內憂。及曹操既破張魯之後。勢未暇遽窺益州也。外患尚遲。則我可徐撫益州之人心。而戢其內變。是以荊州之事。不得以益州律之。

劉度納降。只是一番。趙範納降。却有兩番。孔明取零陵。只是一番。子龍取桂陽。却有兩番。邢道榮之詐。孔明知之而縱之。以行我計。妙在暗寫陳應鮑龍之詐。子龍知之而殺之。用其帶來之人以行我計。妙在明寫。即一卷之中。而前事與後事無一毫相犯。前文與後文亦無一毫相犯。問近日稗官能有此否。

劉備取劉焉之婦。而趙雲不取趙範之嫂。是趙雲過於劉備矣。張繡耻以其婦事曹操。而趙範願以其嫂事趙雲。是趙範不如張繡矣。趙範之意以為嫂復作嫂。一重親。何妨更做兩重親。趙雲之意以為兄同是兄。一家人豈可更作兩家事。

趙範之愛子龍以為親。却是極疏。子龍之怒趙範以為疏。却是極親。纔通譜便令

見嫂是真以之為兄也親也然纔通譜便令娶嫂是原不以之為兄也疏也纔通譜便打是不認之為弟也疏也然纔通譜便打是已認之為弟也親也自子龍一打之後而叔真是叔嫂真是嫂弟真是弟兄真是兄矣

讀子龍之事戲成數聯云太守華堂出粉面可惜莽相如負却卓王孫佳人翠袖捧金鐘又憐美玉環不遇韋節度李靖無心枉了善識人的紅拂令公有院逢著不解事的千牛老拳一擊打斷了駕鶴仙橋美酒三盃撮不合行雲巫峽雖非認

義哥哥也做着雲長秉燭不學多情叔叔羞殺他曹植思甄此數聯俱堪絕倒

却說周瑜見孔明襲了南郡又聞他襲了荊襄如何不氣真是氣殺氣傷箭瘡半晌方甦

眾將再三勸解瑜曰若不殺諸葛邰夫怎息我心中怨氣程德謀可助我攻打南郡

定要奪還東吳讀者至此必謂下文與趙子龍斷殺也正議間魯肅至瑜謂之曰吾欲起兵與劉備諸葛亮共

決雌雄復奪城池子敬幸助我魯肅曰不可方今與曹操相持尚未分成敗主公現

攻合肥不下為前文補筆為下文伏筆如若自家互相吞併倘曹兵乘虛而來其勢危矣魯肅見藏到底况

劉玄德舊曾與曹操相厚若逼得緊急獻了城池一同攻打東吳如之奈何玄德自受

事不便與曹操合兵然瑜曰吾等用計策損兵馬費錢糧他去圖現成豈不可恨也是思量東

在東吳揣之何必不然瑜曰吾等用計策損兵馬費錢糧他去圖現成豈不可恨風是識家的肅

曰公瑾且耐容某親見玄德將理來說他若說不通那時動兵未遲諸將曰子敬之言甚善於是魯肅引從者徑投南郡來到城下叫門趙雲出問肅曰我要見劉玄德

有話說雲答曰吾主與軍師在荊州城中肅遂不入南郡徑奔荊州見旌旗整列軍

容甚盛肅暗羨曰孔明真非常人也又在魯肅腹中軍士報入城中說魯子敬要見孔明令

大開城門接肅入衙敘禮畢分賓主而坐茶罷肅曰吾主吳侯與都督公瑾教某再

三申意皇叔前者操引百萬之眾名下江南寔欲來圖皇叔亦是幸得東吳殺退曹

兵救了皇叔所有荊州九郡合當歸於東吳今皇叔用詭計奪佔荆襄使江東空費

錢糧軍馬而皇叔安受其利恐於理未順子敬之言不激不隨的是長者孔明曰子敬乃高明之士何故

亦出此言常言道物必歸主荆襄九郡非東吳之地乃劉景升之基業吾主固景升

之弟也景升雖亡其子尚在以叔輔姪而取荊州有何不可劉表乃東吳之仇而孔明權借劉表

與故肅曰若果係公子劉琦佔據尚有可解今公子在江夏須不在這裡孔明曰子敬

欲見公子乎便命左右請公子出來趙雲之至南郡公子之到荊州皆不用先殺在前此者筆之法只見兩侍者從屏風後扶

出劉琦琦謂肅曰病軀不能施禮子敬勿罪屏風後乃蔡夫人所立之處今又換却劉琦魯肅吃了一驚默然無

語良久言曰公子若不在便如何一見便望他死是美定人語孔明曰公子在一日守一日若不在別

有商議語甚含糊妙肅曰若公子不在須將城池還我東吳孔明曰子敬之言是也葫蘆提遂

設宴相待宴罷肅辭出城連夜歸寨具言前事瑜曰劉琦正青春年少如何便得他

死這荊州何日得還肅曰都督放心只在魯肅身上務要討荆襄還東吳讀此句必謂子敬定有妙策

瑜曰子敬有何高見肅曰吾觀劉琦過於酒色病入膏肓現今面色羸瘦氣喘嘔血

不過半年其人必死那時往取荊州劉備須無得推故

子敬別無妙策不勝憂周瑜猶自忿

劉琦死耳可殺一死

氣未消忽孫權遣使至

問前

瑜令請入使曰主公圍合肥累戰不捷

後書蜀後口用使

令都督收回大軍且撥兵赴合肥相助

此一事

周瑜只得班師回寨桑養病令程普

部領戰船士卒來合肥聽孫權調用

以上按下東吳一邊

却說劉玄德自得荊州南郡襄陽

心中大喜商議久遠之計忽見一人上廳獻策視之乃伊籍也玄德感其舊日之恩

十分相敬

又將極漢

坐而問之籍曰要知荊州久遠之計何不求賢士以問之玄德曰

賢士安在籍曰荆襄馬氏兄弟五人並有才名幼者名諤字幼常

帶敘馬諤為後

文歸蜀伏線

者眉間有白毛名良字季常

伊籍前曾諫馬氏又薦馬玄德前破張武得一馬今取荊州又得一馬良馬良相映成趣

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

常白眉最良

馬良之賢不賢不在眉之白與否也若白眉而逆良則今之社日生者宜棄其人即

公何不求此人而與之謀玄德遂命請之

馬良至玄德以禮相待請問保守荆襄之策良曰荆襄四面受敵之地恐不可久守

可令公子劉琦於此養病招諭舊人以守之就表奏公子為荊州刺史以安民心

孔明

子以謝東吳馬良亦借公

然後南征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積收錢糧以為根本此久遠

之計也

為後文取

玄德大喜遂問四郡當先取何郡良曰湘江之西零陵最近可先取

之次取武陵然後襄江之東取桂陽長沙為後玄德遂用馬良為從事伊籍副之請

孔明商議送劉琦回襄陽督雲長回荊州

照應

便調兵取零陵差張飛為先鋒趙雲合

後孔明玄德為中軍人馬一萬五千留雲長守荊州

此處便是雲長守荊州預為後文伏線

糜竺劉封守江

陵却說零陵太守劉度聞玄德軍馬來來乃與其子劉賢商議賢曰父親放心他雖有張飛趙雲之勇我本州上將邢道榮力敵萬人可以抵對劉度遂命劉賢與邢道

榮引兵萬餘離城三十里依山靠水下寨探馬報說孔明自引一軍到來前是暗襲此是明攻

榮便引軍出戰兩陣對圓道榮出馬手仗開山大斧厲聲高叫反賊安敢侵我境界

只見對陣中一簇黃旗出旗開處推出一輛四輪車車中端坐一人頭戴綸巾身披

鶴氅手執羽扇用扇招邢道榮曰吾乃南陽諸葛孔明也曹操引百萬之眾被吾畧

施小計殺得片甲不回又將赤壁事一提汝等豈可與我對敵我今來招安汝等何不早降道

榮大笑曰赤壁鏖兵乃周郎之謀也干汝何事敢來誑語不知孔明風力輪大斧竟奔孔明孔

明便回車望陣中走陣門復閉道榮直沖殺過來陣勢急分兩下而走忽閉忽開神法縱橫道榮

遙望中央一簇黃旗料是孔明乃只望黃旗而趕抹過山脚黃旗紮住忽地中央分

開不見四輪車只見一將挺矛躍馬大喝一般直取道榮乃張翼德也孔明忽沒張飛忽現來得突兀

榮輪大斧來迎戰不數合氣力不如撥馬便走翼德隨後趕來喊殺大震兩下伏兵

齊出道榮捨死衝過前面一員大將攔住去路大叫認得常山趙子龍否亦獨得突兀道榮

料敵不過又無處奔走只得下馬請降子龍縛來寨中見玄德孔明玄德喝教斬首

孔明急止之問道榮曰汝若與我捉了劉賢便准你投降此處是孔明用計妙在不先說明道榮連聲願

往孔明曰你用何法捉他道榮曰軍師若肯放某回去某自有巧說今晚軍師引兵

劫寨某為內應

約來劫寨便是詐言

活捉劉賢獻與軍師劉賢既擒劉度自降矣玄德不信其言

孔明曰邢將軍非謬言也

源身是計却不敘明

遂放道榮歸道榮得放回寨將前事寔訴劉賢賢

曰如之奈何道榮曰可將計就計今夜將兵伏於寨外寨中虛立旗幡待孔明來劫

寨就而擒之

已在孔明計中

劉賢依計當夜二更果然有一彪軍到寨口每人各帶草把一齊

放火劉賢道榮兩下殺來放火軍便退

此是孔明之計不知者誤至此必謂孔明中計矣

劉賢道榮兩軍乘勢追趕

趕了十餘里軍皆不見

奇絕妙絕

劉賢道榮大驚急回本寨只見火光未滅寨中突出一

將乃張翼德也

全是孔明調度妙在不見敘明

劉賢叫道榮不可入寨却去劫孔明寨便了於是復回軍

走不十里趙雲引一軍刺斜裡殺出一槍刺道榮於馬下

全是孔明調度妙在不見敘明

劉賢急撥馬奔

走背後張飛起來活捉過馬綁縛見孔明賢告曰邢道榮教某如此寔非本心也孔

明令釋其縛與衣穿了賜酒壓驚教人送入城說父投降

待邢道榮則詐待劉賢則真

如其不降打破

城池滿門盡誅劉賢回零陵見父劉度備述孔明之德勸父投降度從之遂於城上

豎起降旗大開城門賁捧印綬出城竟投玄德大寨納降孔明教劉度仍為郡守其

子劉賢赴荊州隨軍辦事

隱然以子為賢

零陵一郡居民盡皆喜悅玄德入城安撫已畢賞勞

三軍乃問眾將曰零陵已取了桂陽郡何人敢取

馬良之言本見零陵之後便取武陵今却先取桂陽變換得妙

趙雲應曰某

願往張飛奮然出曰飛亦願往二人相爭孔明曰終是子龍先應只教子龍去張飛

不服定要取孔明教拈鬚拈着的便去又是子龍拈着張飛怒曰我並不要人相

却只獨領三千軍去穩取城池

張飛爭先從却用取武

趙雲曰某也只領三千軍去如不得

城願受軍令孔明大喜責寫軍令狀選三千精兵付趙雲去

前是兩將雙立戰此却分開兩處

張飛不服

玄德喝退趙雲領了三千人馬徑往桂陽進發早有探馬報知桂陽太守趙範範急

聚眾商議管軍校尉陳應鮑龍願領兵出戰原來二人都是桂陽嶺山鄉獵戶出身

陳應會使飛叉鮑龍曾射殺雙虎

忽失教陳應鮑龍二句杜中獨有此兩筆

二人自恃勇力乃對趙範曰劉備

若來某二人願為前部趙範曰我聞玄德乃是大漢皇叔更兼孔明多謀關張極勇

今領兵來的趙子龍在當陽長坂百萬軍中如入無人之境

又將子龍前事一提

我桂陽能有多

少人馬不可迎敵只可投降

便為下文張本

應曰某請出戰若擒不得趙雲那時任太守投降

不遲趙範拗不過只得應允陳應領三千人出城迎敵早望見趙雲領軍來到陳應

列成陣勢飛馬綽叉而出趙雲挺槍出馬責罵陳應曰吾主劉玄德乃劉景升之弟

今輔公子劉琦同領荊州

又持前事一點

特來撫民汝何故迎敵陳應罵曰我等只服曹丞相

豈順劉備趙雲大怒挺槍驟馬直取陳應應挺叉來迎兩馬相交戰到四五合陳應

料敵不過撥馬便走趙雲追趕陳應回顧趙雲馬來相近用飛叉擲去被趙雲接住

回擲陳應應急躲過雲馬早到將陳應活捉過馬擲於地下喝軍士綁縛回寨敗軍

四散奔走雲入寨叱陳應曰諒你安敢敵我我今不殺汝放汝回去說與趙範早來

投降

與孔明故邪道裝不同

陳應謝罪抱頭鼠竄回到城中對趙範盡言其事範曰我本欲降汝強

要戰。以致如此。遂以退陣。應貴捧印綬。引十數騎出城。投大寨。納降雲。出寨迎接。

以賓禮置酒共飲。納了印綬。酒至數巡。範曰。將軍姓趙。某亦姓趙。五百年前合是一

家。近日此風盛行將軍乃真定人。某亦真定人。又是同鄉。倘得不棄。結為兄弟。寔為萬幸。今日異鄉亦且

通諸何雲大喜。各敘年庚。雲與範同年。雲長範四個月。範遂拜雲為兄。二人同鄉同年。

又同姓。十分相得。不知者謂此必謂二趙更密。於關公矣。孰知後來却不然。至晚席散。範辭回城。次日範請雲入城安民。

雲教軍士休動。只帶五十騎隨入城中。第一次入城居民執香伏道而接。雲安民已畢。趙範

邀請入衙飲宴。酒至半酣。範復邀雲入後堂深處。洗盞更酌。雲飲微醉。範忽請出一

婦人。與雲把盞。突如其來。出人意外。子龍見婦人。身穿縞素。縞素。素衣。某中。無樂我云。有傾城傾國之色。誰想此時忽無遇一文君。乃

問範曰。此何人也。範曰。家嫂樊氏也。不使妻拜。怕獨使。姓見叔。便是作怪。子龍改容敬之。道學樊氏把盞畢。範之至樊氏把盞畢。範

令就坐。親熱之極。雲辭謝。道學樊氏辭歸後堂。雲曰。賢弟何必煩令嫂舉盃耶。範笑曰。中

間有個緣故。乞兄勿阻。先兄棄世已三載。正當再醮之時矣。家嫂寡居。終非了局。弟常勸其改

嫁。嫂曰。若得三件事兼全之人。我方嫁之。第一要文武雙全。名聞天下。第二要相貌

堂堂。威儀出眾。第三要與家兄同姓。再醮婦人却如此。揀擇為之一笑。你道天下那得有這般湊巧的。

其定揀不出來。今尊兄堂堂儀表。名震四海。又與家兄同姓。正合家嫂所言。令嫂之巧則湊。只怕令兄未必肯湊。若不

嫌家嫂貌陋。願備嫁資。與將軍為妻。前時尊兄此意。改時將軍正恐時兄則有碍於家嫂耳。結果世之親如何。雲聞言大

怒而起。厲聲曰。吾既與汝結為兄弟。汝嫂即吾嫂也。豈可作此亂人倫之事乎。趙範有得通議

為泛趙雲者得通語為真近日世俗好言通語必得認
真如趙雲者方可通之恐天下趙雲不少切宜子細

趙範羞慙滿面答曰我好意相待如何這般無

禮遂目視左右有相害之意雲已覺一拳打倒趙範徑出府門上馬出城去了不真打

只算打兄弟範急喚陳應鮑龍商議應曰這人發怒去了只索與他廝殺範曰但恐贏他不

得鮑龍曰我兩個詐降到他軍中太守却引兵來搦戰我二人就陣上擒之那道榮是被困而詐

降今兩人是自去詐降又是一樣詐法陳應曰必須帶些人馬龍曰五百騎足矣當夜二人引五百軍徑投趙

雲寨來投降雲已心知其詐寫趙雲精細遂教喚入二將到帳下說趙範欲用美人計賺將

軍趙範定無此心東吳將有此事一定一虛前後相映只等將軍醉了扶入後堂謀殺將頭去曹操處獻功如此不仁

某二人見將軍怒出必連累於某因此投降趙雲佯喜置酒與二人痛飲二人大醉

雲乃縛於帳中擒其手下人問之果是詐降那道榮之詐孔明肚裡明白陳雲二人之詐趙雲盡問出來雲喚五百軍人各

賜酒食傳令曰要害我者陳應鮑龍也不干眾人之事汝等聽吾行計皆有重賞眾

軍拜謝將降將陳鮑二人當時斬了却教五百軍引路雲引一千軍在後連夜到桂

陽城下叫門妙在即用其人城上聽時說陳鮑二將軍殺了趙雲回軍請太守商議事務妙在即用其計

城上將火照看果是自家軍馬趙範急忙出城雲喝左右捉下遂入城安撫百姓已

定第二次入城飛報玄德玄德與孔明親赴桂陽雲迎接入城推趙範於階下孔明問之範

備言以嫂許嫁之事孔明謂雲曰此亦美事公何如此雲曰趙範既與某結為兄弟
今若娶其嫂惹人唾罵一也此從兄弟起見其婦再嫁便失大節二也此從夫起見趙範初降其心難

測三也。主公新定江漢，枕席未安。雲安敢以一婦人而廢主公之大事。

此從君臣起見。○

範為兄弟，則桂陽之後，何妨聽軍師做媒人。而子龍終不肯從，是子龍之不可及也。

玄德曰：「今日大事已定，與汝娶之若何？」雲曰：「天下女子

不少，但恐名譽不立，何患無妻子乎？」

落落丈夫語。○趙範做媒，不允。玄德做媒，亦不允。與氏可謂數奇。

玄德曰：「子龍真丈夫也。」

遂釋趙範，仍令為桂陽太守，重賞趙雲。張飛大叫曰：「偏子龍幹得功，偏我是無用之

人。」不是眼紅，却是捉癢。只撥三千軍與我去取武陵郡，活捉太守，金旋來獻。

誰知後來偏不是活捉。

孔明大喜曰：「翼

德要去不妨，但要依一件事，正是

軍師決勝多奇策，將士爭先立戰功。

未知孔明說出那一件事來，且看下文分

解。



第一才子書卷二十七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姑氏評

第五十三回 關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孔明取七郡之地。前三郡用襲。後四郡用攻。而後四郡之中。兩郡太守是降。兩郡太守是死。零陵桂陽是太守不欲戰。手下人欲戰。武陵長沙是太守欲戰。手下人不欲戰。至於零陵與桂陽不同。武陵與長沙又異。求其一筆之相犯而不可得事之天然變幻。至於如此。後之作稗官者。即執筆效之。安能彷彿耶。

雲長不殺黃忠。是好勝處。不是慈悲處。以為殺墮馬之人。不足為勇故耳。若認作慈悲。則為宋襄公之仁義。豈所以論雲長哉。設以宋襄公在此。不但墮馬不殺。即不墮馬亦不殺。何也。白髮黃忠。已在不禽二毛之例也。

此處有雲長義釋黃忠。後復有翼德義釋嚴顏。以對之。此處有黃忠射盔纓不射關公。前却有趙雲射蓬索不射徐盛。以對之。然關公不殺黃忠。是不便殺。欲留待後殺。翼德不殺嚴顏。是竟不殺。趙雲不殺徐盛。是本當殺。姑不殺。黃忠不殺關公。是真不忍殺。四人各有一樣肚腸。寫來更不相犯。

文章之妙。有前文方於此應。後文又於此伏者。如魏延之獻長沙是也。前在襄陽城下大戰。文聘今在長沙城上殺却韓玄。是前文於此應也。孔明既死。魏延乃有反漢之謀。魏延初降孔明。已有欲殺之志。是後文又於此伏也。通觀全部。雖人與

事紛紛而伏應之妙則一編如一句斯真有數文字

黃忠者五虎將之一也於此卷方纔出名寫來亦極出色寫其刀寫其箭猶但寫其勇耳至於不射關公知重義也敦請始出能自愛也請葬韓玄不記怨也請以劉表之姪為郡守不忘本也不獨勇畧過人而其人品亦有不可及者與關張趙雲並列夫何愧焉

方敘玄德取四郡便接敘孫權戰合肥蓋玄德取四郡之時正孫權戰合肥之時也若不按下周瑜召去程普牽制孫權則玄德安能從容而取漢上之地故夾敘孫權一邊特為玄德一邊發明也且孫權雖失南郡而猶能取合肥則以此之得償彼之失而索荊州之意不至於其急耳是合肥之役不獨為上文發明又將為下文伏綫也

周瑜破曹仁而孫權不能破張遼非獨張遼之智過於曹仁亦孫權之智不如周瑜也天下豈有一養馬之後槽而可以殺大將又豈有一小卒為細作而可以放火開城門者乎太史慈之死於是役使周郎而在軍中必不至此故凡權之所以敗皆以周郎怒氣沖激養病卒之故則不但南郡之失當致怨於孔明而合肥之戰亦當歸怨於孔明耳

張遼之守合肥其真大將之才乎赤壁之戰射黃蓋以救曹操猶不過戰將之能

耳觀於此卷有大將之才三既勝而能懼是其慎也聞變而不亂是其定也乘機以誘敵是其謀也宜其為關公之器重與惟大將不懼大將亦惟大將能知大將於黃忠見關公之神武於張遼亦見關公之知人

却說孔明謂張飛曰前者子龍取桂陽郡時責下軍令狀而去今日翼德要取武陵

必須也責下軍令狀方可領兵去

趙雲軍令狀是趙雲情願張飛軍令狀是孔明索取

張飛遂立軍令狀欣然領三千

軍星夜投武陵界上求金旋聽得張飛引兵到乃集將校整點精兵器械出城迎敵從事鞏志諫曰劉玄德乃大漢皇叔仁義布於天下加之翼德驍勇非常不可迎敵

不如納降為上

此處獨與桂陽相反

金旋大怒曰汝欲與賊通連為內變耶喝令武士推出斬之

眾官皆告曰先斬家人於軍不利金旋乃喝退鞏志自率兵出離城二十里正迎張

飛飛挺矛立馬大喝金旋旋問部將誰敢出戰眾皆畏懼莫敢向前

如此將士而欲迎敵多見其不知量也

旋

自驟馬舞刀迎之張飛大喝一敵渾如巨雷金旋失色不敢交鋒撥馬便走

張飛不消戰得此又

與前文不同

飛引眾軍隨後掩殺金旋走至城邊城上亂箭射下旋驚視之見鞏志立於城

上曰汝不順天時自取敗亡吾與百姓自降劉矣言未畢一箭射中金旋面門墜於

馬下

將寫黃忠之前先寫鞏志之射天照一個引子

軍士割頭獻張飛鞏志出城納降飛就令鞏志賁印綬往桂陽

見玄德玄德大喜遂命鞏志代金旋之職玄德親至武陵安民畢馳書報雲長言翼

德子龍各得一郡

明明挑動雲長

雲長乃回書上請曰聞長沙尚未取如兄長不以弟為不才

射放心趕來將近吊橋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絃響箭到正射在雲長盔纓根上。

寫黃忠第

三日○前是雲長義釋漢升此人是漢升義釋雲長矣

前面軍齊聲喊起。雲長吃了一驚。帶箭回寨。方知黃忠有百步穿

楊之能。今日只射盔纓。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

又在雲長意中罵一黃忠

雲長領兵而退。黃忠回到

城中。來見韓玄。玄便喝左右捉下黃忠。忠叫曰：無罪。玄大怒曰：我看了三日。汝敢欺

我。汝前日不力戰。必有私心。昨日馬失。他不殺汝。必有關通。

因他第三日並疑他前兩日

今日兩番虛

拽弓。絃第三箭却止射他盔纓。如何不是外通內連。若不斬汝。必為後患。喝令刀斧

手推出城門外斬之。眾將欲告。玄曰：但告免黃忠者。便是同情。

不知者讀至此又必謂黃忠死矣

剛推到

門外。恰欲舉刀。忽然一將揮刀殺入。砍死刀手。救起黃忠。

救得笑元出人意

大叫曰：黃漢升乃

長沙之保障。今殺漢升。是殺長沙百姓也。

此句便挑動百姓

韓玄殘暴不仁。輕賢慢士。當眾共

殛之。願隨我者便來。眾視其人。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乃義陽人。魏延也。

前四十一回中早為此處伏線

陽。趕劉玄德不著。來投韓玄。玄怪其傲慢少禮。不肯重用。故屈沈於此。

補敘得妙

當日救了黃忠。教百姓同殺韓玄。袒臂一呼。相從者數百餘人。黃忠攔當不住。

又寫黃忠

魏延直殺上城頭。一刀砍韓玄為兩段。提頭上馬。引百姓出城投拜。雲長大喜。遂入城安撫

已畢。請黃忠相見。忠託病不出。

人病

雲長即使人去請。玄德孔明却說。玄德自雲長來

取長沙。與孔明隨後催捉人馬。接應正行間。青旗倒捲。一鴉自北南飛。連叫三聲。而

去。

曹操為端南飛不是吉兆

主得大將午時後定見分曉今日要得有此起源先生少頃見一小卒飛報前來說關將軍已得長沙

郡降將黃忠魏延等主公到後玄德大喜遂入長沙雲長接入廳上具言黃忠之

事玄德親往黃忠家相請忠方出降又與黃忠求其韓玄屍首於長沙之東後人有詩讚

黃忠曰

將軍氣槩與天參白髮猶然困漢南至死甘心無怨望臨降低首尚懷慙

寶刀燦雪彰神勇鐵騎臨風憶戰酣千古高名應不泯長隨孤月照湘潭

玄德待黃忠甚厚雲長引魏延來見孔明喝令刀斧手推下斬之寫得實然可怪玄德驚問孔

明曰魏延乃有功無罪之人軍師何故欲殺之孔明曰食其祿而殺其主是不忠也

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自是正論無意却不重在此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故先斬之

以絕禍根先生不唯善卜又善相早為一百回後伏錢玄德曰若殺此人恐降者人人自危望軍師恕之孔明指

魏延曰吾今饒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生異心我好歹取汝首級魏延

喏喏連報而退聖志救金旋而孔明不罪之乃獨聖地黃忠薦劉表姪劉磐現在攸縣閉居玄德

德取回教掌長沙郡四郡已平總敘一句以上接下文玄德班師回荊州改油江口為公安自此錢

糧廣或賢士歸之將軍馬四散屯於隘口以上接下文玄德一連却說周瑜自回柴桑養病令

甘甯守巴陵郡令凌統守漢陽郡二處分布戰船聽候調遣程普引其餘將士投合

肥縣來原來孫權自從赤壁鏖兵之後久在合肥補敘前文與曹兵交鋒大小十餘戰未決

勝負

一句包着無數文字者却無數字

不敢逼城下寨離城五十里屯兵聞程普兵到孫權大喜親自出

營勞軍人報魯子敬先至權乃下馬立待之

正應天以子敬賜我之語

肅急忙滾鞍下馬施禮眾將見

權如此待肅皆大驚異權請肅上馬並轡而行密謂曰孤下馬相迎足顯公否肅曰

未也

肅曰權曰然則如何而後為顯耶肅曰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

使肅名書竹帛始為顯矣

肅以其君願非但以其身願也

權撫掌大笑同至帳中大設飲宴搗勞鑒兵

將士商議破合肥之策忽報張遼差人來下戰書權拆書觀畢大怒曰張遼欺吾太

甚汝聞程普軍來故意使人搦戰來日吾不用新軍赴敵看我大戰一場

仲謀乃自好勝當夜五更三軍出寨望合肥進發辰時左右軍馬行至半途曹兵已到兩邊布成陣

勢孫權金盔金甲披挂出馬左宋謙右賈華二將使方天畫戟

先持戟

兩邊護衛三通

鼓罷曹軍陣中門旗兩開三員將全裝貫帶立於陣前中央張遼左邊李典右邊樂

進張遼縱馬當先高擗孫權決戰權綽槍欲自戰陣門中一將挺槍縱馬早出乃太

史慈也

太史慈一句冷落于此第一寫之

張遼揮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十合不分勝負曹陣上李典謂

樂進曰對面金盔者孫權也若捉得孫權足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仇

又將赤壁第一提

說猶未了樂進一騎馬一口刀從斜裡逕取孫權如一道雷光飛至面前手起刀落

寫得

宋謙賈華急將畫戟遮架刀到處兩枝戟齊斷

更自

只將戟幹望馬頭上打樂進回馬宋謙綽軍士手中槍趕來李典搭上箭望宋謙心窩裡便射應弦落馬太史慈

見背後有人墜馬棄却張遼望本陣便回張遼乘勢掩殺過來吳兵大亂四散奔走

張遼望見孫權驟馬起來着着赶上

更自賊人

刺斜裡撞出一軍為首大將乃程普也

宋得

截殺一陣殺了孫權張遼收軍自回合肥程普保孫權歸大寨敗軍陸續回營孫權

因見拆了宋謙放聲大哭長史張紘曰主公恃盛壯之氣輕視大敵三軍之眾莫不

寒心即使斬將奪旗威振疆場亦偏將之任非主公所宜也愿抑貴育之勇懷王霸

之計且今日宋謙死於鋒鏑之下皆主公輕敵之故今後切宜保重

孫堅以輕追而被箭孫策以輕出而受創前車

之機權曰是孤之過也從今當改之少頃太史慈入帳言某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

與張遼手下養馬後槽為弟兄後槽被責懷怨今晚使人報來舉火為號刺殺張遼

以報宋謙之仇

作奸細者不過一小卒為內應者亦只一養馬後槽可發一笑

某請引兵為外應權曰戈定何在太史慈曰已

混入合肥城中去了某願乞五千兵去諸葛瑾曰張遼多謀恐有準備不可造次太

史慈堅執要行

孫權輕出太史慈又輕連君臣皆輕安得不敗

權因傷感宋謙之死急要報仇遂令太史慈引兵五

千去為外應却說戈定乃太史慈鄉人當日雜在軍中隨入合肥城尋見養馬後槽

兩個商議戈定曰我已使人報太史慈將軍去了今夜如何接應你如何行事

此等人事有甚計

策商量

出來後槽曰此間離軍中較遠夜間急不能進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你去前面

叫反城中兵亂就裡刺殺張遼

說得忒容易了

餘軍自走也戈定曰此計大妙是夜張遼得勝

回城賞勞三軍傳令不許解甲宿睡

既勝而能慎是

左右曰今日全勝吳兵遠遁將軍何

不卸甲安息。遼曰：非也。為將之道，勿以勝為喜，勿以敗為憂。倘吳兵度我無備，乘虛攻擊，何以應之？今夜防備，當比每夜更加謹慎。不但為將之道為然也，立身處世大抵宜耳。說猶未了。後寨火起。

一片般叫反。報者如麻。張遼出帳上馬，喚親從將校數十人當道而立。左右曰：喊殺甚急，可往觀之。遼曰：豈有一城皆反者？此是造反之人，故驚軍士耳。如亂者先斬。其智

其聲無移時，李典擒戈定，並後槽至。遼詢得其情，立斬於馬前。只聽得城門外鳴鑼擊鼓，喊殺大震。遼曰：此是吳兵外應，可就計破之。便令人於城門內放起一把火。眾

皆叫反。大開城門，放下吊橋。曹仁在南郡聽周瑜是白曰：張遼在合眾賊太史慈是黑夜前後相映。太史慈見城門大開，只道內變。

挺槍縱馬先入城，上一般砲响，亂箭射下。太史慈急退身中數箭。太史慈中箭與周瑜中箭前後又相似。背

後李典、樂進殺出。吳兵拆其大半，乘勢直趕至寨前。陸遜、董襲殺出，救了太史慈。曹

兵自回。孫權見太史慈身帶重傷，愈加傷感。張昭請權罷兵，權從之。遂收兵下船，回

南徐潤州。比及屯住軍馬，太史慈病重。權使張昭等問安。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

於亂世，當帶三尺劍，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人人有此志，不能人入道，此志為之三嘆。言訖而亡。年

四十一歲。後人有詩讚曰：

矢志全忠孝，東萊太史慈。姓名昭遠塞，弓馬震雄師。

北海酬恩日，神亭酣戰時。臨終言壯志，千古共嗟咨。

孫權聞慈死，傷悼不已。命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養其子太史享於府中。以上按下孫權一遺以下再叙。

孫權聞慈死，傷悼不已。命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養其子太史享於府中。

孫權聞慈死，傷悼不已。命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養其子太史享於府中。

玄德

一遇却說玄德在荊州整頓軍馬聞孫權合肥兵敗已回南徐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亮

夜視星象見西北有星墜地必應折一皇族

方殷太史慈死只疑東南有將星墜地乃忽然接出西北劉琦接筆甚幻

正言間忽報

公子劉琦病亡玄德聞之痛哭不已孔明勸曰生死分定主公勿憂恐傷貴體且理大事可急差人到彼守禦城池並料理葬事玄德曰誰可去孔明曰非雲長不可即時便教雲長前去襄陽保守玄德曰今日劉琦已死東吳必來討荊州如何對答孔明曰若有人來亮自有言對答過了半月人報東吳魯肅特來弔喪正是

先將計策安排定只等東吳使命來未知孔明如何對答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四回 吳國太佛寺看新郎

劉皇叔洞房續佳偶

文章之奇有不越半幅而脩而弔喪脩而作伐倏而挂孝倏而結親斯亦奇矣然而凶則是凶吉則是吉猶未足為奇也奇莫奇於戈矛劍戟之內忽然花燭洞房又奇莫奇於洞房花燭之中仍是戈矛劍戟凶即是吉吉即是凶吉伏於凶凶又伏於吉則此一編真為人意計之所不及量耳

觀孫權之使魯肅弔喪而歎今日之人情天抵如斯矣前之弔劉表非為劉表而弔也為劉備而弔也後之弔劉琦又非為劉備而弔也為荊州而弔也弔本為死乃以為生弔本為人乃以為我弔之而無益於我則雖當弔而不弔焉弔之而有益於我則雖不必弔而亦弔焉豈獨東吳為然哉又豈獨弔喪為然哉凡近世之

紛紛往來皆當作東吳吊喪觀也

孔明之辭魯肅也劉琦未死則以劉琦謝之劉琦既死則以取西川謝之而第二番之措詞與第一番不同前則止用緩詞耳今則先折之以正論既明示不還之情後乃應之以權宜姑託為暫借之說其云借也是即其不還之意也孔明嘗借箭於敵矣嘗借風於天矣借箭亦將還箭借風亦將還風耶凡借物於人者以己之所有借之乃謂之借荆州非孫氏之有也何謂借乎凡授契於人者先立契而後取物乃以契為信荆州劉氏之所先取也何契之有乎近世有謀人之美產而必寫借契者矣亦有謝人之索逋而虛以抵契搪塞者矣魯肅孔明母乃類是至於兩家互相欺誑一則假寫借契一則假立婚書借契疑真寔假婚書弄假成真一對空頭真堪捧腹

孔明誦銅雀台賦是以孫權之嫂周瑜之妻激東吳也今授錦囊密計是又以孫權之母周瑜之丈人助玄德也其子之策其母破之其婿之策其丈人又破之妙在即用他自家人教他怪別人不得

袁術遣媒於吕布認真做媒却做不成孫權遣媒於劉備假意做媒却做成了然則呂範非媒也孫乾亦非媒也喬國老乃真媒也而喬國老之為媒又孔明寔使之是成就此一段婚姻者大媒惟孔明一人而已

燒了外太公的香。不怕舅爺作梗。倚了老夫母的勢。便堪女壻放刁。和尚寺中相女壻。禪堂倩作藍橋。新人房裡接將軍。錦帳又成赤壁。迴廊下執斧健兒。須不是伐柯之斧。繡幃前持兵侍女。却可助行雨之兵。有成就良姻的太太。吳夫人不比崔夫人。遇不懷好意的哥哥。孫仲謀險做孫飛虎。此數聯俱絕倒。

却說孔明聞魯肅到。與玄德出城迎接。接到公廨。相見畢。肅曰。主公聞令姪棄世。特

具薄禮。遣某前來致祭。周都督再三致意。劉皇叔諸葛先生。玄德孔明起身稱謝。收

了禮物。置酒相待。肅曰。前者皇叔有言。公子不在。即還荊州。今公子已去世。必然見

還不識幾時。可以交割。第二次索荊州玄德曰。公且飲酒。有一個商議。此是孔明所教肅強飲數盃。又開

言相問。玄德未及回答。孔明變色曰。子敬好不通理。直須待人開口。前番用柔。此番用剛。忽柔忽剛。令人不測。自

我高皇帝斬蛇起義。開基立業。先抬出高皇帝。宋壓倒東吳。傳至於今。不幸奸雄並起。各據一方。少不

得天道好還。復歸正統。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皇帝玄孫。次抬出孝景皇帝。宋壓倒東吳。今皇上

之叔。次抬出今皇上。宋壓倒東吳。豈不可分茅裂土。況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兄業。有何不順。說

劉表已是第四層意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素無功德於朝廷。今倚勢力。占據六郡八十一州。尚

自貪心不足。而欲并吞漢土。前此高抬皇叔。此又明罵孫權。劉氏天下。我主姓劉。倒無分。汝主姓孫。反要

強爭。且赤壁之戰。我主多負勤勞。眾將並皆用命。豈獨是汝東吳之力。此言我不虧東吳。若非我

借東南風。周郎安能展半籌之功。此言東吳反虧我。江南一破。休說二喬置於銅雀宮。熱處四十口回中語。雖公

等家小亦不能保

急極

適來我主人不即答應者以子敬乃高明之士不待細說公

何不察之甚也

脚頭纔立得定便會變而便會說硬話今人多有之矣但本事不及孔明耳

一席話說得魯子敬緘口無言半晌乃曰

孔明之言怕不有理爭奈魯肅身上甚是不便

理上說不去只得以情告之

孔明曰有何不便處肅曰

昔日皇叔當陽受難時是肅引孔明渡江見我主公

將四十三回中事一

後來周公瑾要興兵取

荊州又是肅擋住至說待公子去世還荊州又是肅担承

又將五十二回中事一

今却不應前言教

魯肅如何回復

主人面上說不去只得自己情分告之

我主同周公瑾必然見罪肅死不怕只恐惹惱東吳興

動干戈皇叔亦不能安坐荊州空為天下耻笑耳

既苦之以情又動之以勢

孔明曰曹操統百萬之眾

以天子為名吾亦不以為意豈懼周郎一小兒乎

此是論理

若恐先生面上不好看我

勸主人立紙文書暫借荊州為本

豈有城池而可以契借者乎若云為本正不知起利幾分真

待我主別圖得城池之時便

交付還東吳此論如何

極似執債者並不回絕只用活脫

肅曰孔明待奪得何處還我東吳孔明曰中原

急未可圖西川劉璋闇弱我主將圖之若圖得西川那時便還

以荊州為本以西川為利待得利之後單還本錢則是不起利

肅無奈只得聽從玄德親筆寫成文書一紙押了字保人諸葛亮孔明也押了字

孔明曰亮是皇叔這裡人難道自家作保煩子敬先生也押個字回見吳侯也好

看

急極

肅曰某知皇叔乃仁義之人也不相負遂押了字

如此作中不知可有中物相謝

收了文書宴罷

辭回玄德孔明送於船邊孔明囑曰子敬回見吳侯善言伸意休生妄想若不准我文書我翻了面皮連八十一州都奪了

一句

今只要兩家和氣休教曹賊笑話又一肅作

別下船而回。先到柴桑郡。見周瑜。瑜問曰：子敬討荊州如何？肅曰：有文書在此。呈與

周瑜。瑜頓足曰：子敬中諸葛之謀也。名為借地。寔是混賴。從來文書不足據。不獨荊州為然也。他說取了西

川便還。知他幾時取西川？假如十年不得西川，十年不還，這等文書如何？中用你，却

與他作保。從來保人難做。不獨魯肅為然也。他若不還時，必須連累足下。倘主公見罪奈何？肅聞言呆了。

半晌曰：想玄德不負我。活寫老瑜曰：子敬乃誠實人也。劉備梟雄之輩，諸葛奸猾之徒，

恐不似先生心地。肅曰：若此，如之奈何？瑜曰：子敬是我恩人，想昔日指囡相贈之情，

如何不救你？指囡時周郎原不曾有借與你且寬心住數日。待江北探細的回，別有區處。魯肅跼踏不

安，過了數日，細作回報荊州城中揚起布幡，做好事，城外別建新墳，軍士各挂孝。瑜

驚問曰：沒了甚人？細作曰：玄德沒了甘夫人。即日安排殯葬。劉琦之死在荊州，一邊教來甘夫人之死在東吳，一邊教得文法變換。

瑜謂魯肅曰：吾計成矣。使劉備束手受縛。荊州反掌可得。妙極。不細。肅曰：計將安出？瑜曰：

劉備喪妻，必將續娶。主公有一妹，極其剛勇，侍婢數百，居常帶刀。房中軍器擺列，遍

滿。雖男子不及。為後文玄德驚恐張本。我今上書主公，教人去荊州為媒，說劉備來入贅。請者至此疑是成親之後，教孫

夫人討賺到南徐，妻子不能勾得幽囚在獄中，却使人去討荊州換劉備。原來却不等他

交割了荊州城池。我別有主意。於子敬身上須無事也。魯肅拜謝。周瑜寫了書呈，選

快船送魯肅投南徐，見孫權。先說借荊州一事，呈上文書。權曰：你却如此糊塗。這樣

文書要他何用？胡云不做媒人不做保一世死項。子敬作保既受理，怎只怕周瑜做媒終須洩氣。肅曰：周都督有書呈在此，說用此計，可

得荊州權看畢點頭暗喜尋思誰人可去猛省曰非呂範不可遂召呂範至謂曰

近聞劉玄德喪婦吾有一妹欲招贅玄德為壻永結姻親同心破曹以扶漢室非子

衡不可為媒望即往荊州一言欲媒不用魯肅却用品範領命即日收拾船隻帶數個從人

望荊州來却說玄德自沒甘夫人晝夜煩惱一日正與孔明閒敘人報東吳差呂範

到來孔明笑曰此乃周瑜之計必為荊州之故亮只在屏風後潛聽也與蔡夫人手眼但有甚

說話主公都應承了想孔明此時已料着七八分留來人在館驛中安歇別作商議玄德教請呂範入

禮畢坐定茶罷玄德問曰子衡來必有見諭劉琦之死則吊甘夫人之死則不吊不吊而便作伐便知作伐之非真也範曰範近聞

皇叔失偶有一門好親故不避嫌特來作媒未知尊意如何玄德曰中年喪妻大不

幸也骨肉未寒安忍便議親範曰人若無妻如屋無梁豈可中道而廢人倫吾主吳

侯有一妹美而賢堪奉箕帚若兩家共結秦晉之好則曹賊不敢正視東南也此事

家國兩便請皇叔勿疑但我國太吳夫人甚愛幼女不肯遠嫁必求皇叔到東吳就

婚先說聯姻次說入贅語有次第玄德曰此事吳侯知否已疑是周郎之計故有此問範曰不先稟吳侯如何敢造次來說

玄德曰吾年已半百鬢髮斑白吳侯之妹正當妙齡恐非配偶範曰吳侯之妹身雖

女子志勝男兒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極似趙範對子龍之語一是一處前後相映今皇叔名聞四海正

所謂淑女配君子豈以年齒上下相嫌乎玄德曰公且少留來日回報是日設宴相

待留於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明曰來意亮已知道了總瞞不過此老適間卜易得一大吉

大利之兆

卦象之辭公見其夫得其女妻

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和呂範同見吳侯

立其時兩邊都有保人說

面

許已定擇日就去就親玄德曰周瑜定計欲害劉備豈可以輕身入危險之地孔明

大笑曰周瑜雖能用計豈能出諸葛亮之料乎

其實說得響響不似今人卑會說大話

略用小謀使周瑜半籌

不展吳侯之妹又屬主公荆州萬无一失

玄德將與孫夫人成魚水之歡終前有如魚得水之孔明也

玄德懷疑未決孔明

竟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孫乾領了言語與呂範同到江南來見孫權權曰吾願

將小妹招贅玄德並無異心孫乾拜謝回荆州見玄德言吳侯專候主公去結親玄

德懷疑不敢往孔明曰吾已定下三條計策非子龍不可行也

此男婦全虧

遂喚趙雲

近前附耳言曰汝保主公入吳當領此三個錦囊囊中有三條妙計依次而行

仲謀公瑾皆入

孔明貴中矣

即將三個錦囊與雲貼肉收藏孔明先使人赴東吳納了聘一切完備時建安

十四年冬十月

小春之吉可咏桃夭

玄德與趙雲孫乾取快船十隻隨行五百餘人離了荆州前

不是新郎怕羞却是贅婿怕怯

到南徐適船

往南徐進發荆州之事皆聽孔明裁處玄德心中怏怏不安

已傍岸雲曰軍師分付三條妙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當先開第一一個錦囊來看於

是開囊看了計策便喚五百隨行軍士一一分付如此如此眾軍領命而去又教玄

德先往見喬國老

不是趙雲教玄德却是孔明教趙雲

那喬國老乃二喬之父居於南徐玄德牽羊担酒先

往拜見說呂範為媒娶夫人之事

先打外太公的關節

隨行五百軍士都披紅挂綠入南徐買辦

物件傳說玄德入贅東吳城中盡知其事

方知用五百人妙處不然以之防患則尚少以之贈嫁則已多

孫權知玄德已到教

呂範相待且就館舍安歇却說喬國老既見玄德便入見吳國太賀喜

明在孔

國太曰

有何喜事喬國老曰今愛已許劉玄德為夫人今玄德已到何故相瞞

周喻一個大人反為孔明用了

國

太驚曰老身不知此事便使人請吳侯問虛實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

果有此事女壻已在館驛安歇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買豬羊果品准備成親

在報事人

口中吳國太耳中寫得熱鬧

做媒的女家是呂範男家是孫乾俱在館驛中相待國太吃了一驚少頃

孫權入後堂見母親國太搥胸大哭

孫權一個孝子又為孔明用了

權曰母親何故煩惱國太曰你直如

此將吾看承得如無物我姐姐臨危之時分付你甚麼話來

照應前文

孫權失驚曰母親有

話明說何苦如此國太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今常理我為你母親事當稟命於

我你招劉玄德為壻如何瞞我女兒須是我的

俱在孔明其中

權吃了一驚問曰那裡得這話

來國太曰若要不知除非莫為滿城百姓那一個不知你倒瞞我喬國老曰老夫已

知多日了今特來賀喜

妙在又夾喬國老一句

權曰非也此是周瑜之計因要取荊州故將此為名

賺劉備來拘囚在此要他把荊州來換若其不從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寔意也國

太大怒罵周瑜曰汝做六郡八十一州大都督直恁無條計策去取荊州

中寫得是

却將我

女兒為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我女便是望門寡將來再怎的說親須誤了我女兒

一世你們好做作

前說大哭此又大哭均在孔明其中

喬國老曰若用此計便得荊州也被天下人耻笑此事

如何行得

妙在夾喬國老一句兩個

說得孫權默然无语國太不住口的罵周瑜

罵周瑜便是罵孫權

喬國

老勸曰事已如此劉皇叔乃漢室宗親不如真個招他為婿免得出醜外人一抬一上權曰

年紀怕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當世豪傑若招得這個女婿也不辱了令妹國太

曰我不曾認得劉皇叔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中我意任從你們行事若中我

的意我自把女兒嫁他不由孫權權乃大孝之人見母親如此言語隨即應承出外喚

呂範分付來日甘露寺方丈設宴國太要見劉備呂範曰何不令賈華部領三百刀

斧手伏於兩廊若國太不喜時一殺號舉兩邊齊出將他挾下讀者至此又為玄德投一把汗

之昇中兵權遂喚賈華分付預先準備只看國太舉動却說喬國老辭吳國太歸使人去報

玄德言來日吳侯國太親自要見好生在意活是一個媒人玄德與孫乾趙雲商議雲曰來日

此會多凶少吉雲自引五百軍保護是精細次日吳國太喬國老先在甘露寺方丈坐

定孫權引一班謀士隨後都到却教呂範來館驛中請玄德玄德內披細鎧外穿錦

袍新即打扮裝新但不從人背劍緊隨上馬投甘露寺來趙雲全裝貫帶引五百軍隨行來

到寺前下馬先見孫權權觀玄德儀表非凡心中有畏懼之意乃兄則畏令妹必愛矣二人敘禮畢

遂入方丈見國太國太見了玄德大喜謂喬國老曰真吾婿也中了丈母意自國老曰玄

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布於天下國太得此佳婿真可慶也喬國老此等言

定埋怨無女婿計策出醜玄德拜謝共宴於方丈之中少刻子龍帶劍而入立於玄德之側

國太問曰此是何人玄德答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長坂抱阿斗者乎

應四十一回中事

玄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也遂賜以酒趙雲所敬者喜酒與酒門會與會之酒不同趙雲謂玄德曰却纔

某於廊下巡視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必無好意可告知國太玄德乃跪於國太席

前未跪夫人先跪大母是謂大母孫演也泣而告曰若殺劉備就此請誅纔做女婿便滿放刀國太曰何出此言玄德曰廊

下暗伏刀斧手非殺備而何國太大怒責罵孫權難為了今日玄德既為我婿即我之

兒女也親愛之極何故伏刀斧手於廊下權推不知喚呂範問之範推賈華國太喚賈華責

罵華默然無言國太喝令斬之玄德告曰若斬大將於親不利備雖久居膝下矣又是他討

說一發見得女婿好處喬國老也相勸國太方叱退賈華刀斧手皆抱頭鼠竄而去玄德更衣出殿

前見庭下有一石塊玄德拔從者所佩之劍仰天祝曰若劉備得勾回荊州成王霸

之業一劍揮石為兩段若死於此地劍剝石不開言訖手起劍落火光迸濺砍石為

兩段藍田之玉方種為雙寺門之石忽分為二孫權在後面看見問曰玄德公如何恨此石玄德曰備年近五旬

不能為國家剷除賊黨心常自恨今蒙國太招為女婿此生平之際遇也恰纔問天

買卦如破曹興漢砍斷此石今果然如此權暗思劉備莫非用此言瞞我亦掣劍謂

玄德曰吾亦問天買卦若破得曹賊亦斷此石却暗暗祝告曰若再取得荊州與旺

東吳砍石為兩半手起劍落巨石亦開大家暗祝心事俱為後文伏線至今有十字紋痕石尚存後人觀

此勝蹟作詩讚曰

寶劍落時山石斷金環響處火光生兩朝旺氣皆天數從此乾坤鼎足成

二人棄劍相攜入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玄德玄德辭曰備不勝酒力告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江山之景玄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一語品題遂成佳話碑上云天下第一江山後人有詩讚曰

江山雨霽擁青螺境界無憂樂最多昔日英雄凝目處巖崖依舊抵風波

二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天忽見波上一葉小舟行於江面上如行平地可作一幅江景圖玄德嘆曰南人駕船北人乘馬信有之矣孫權聞言自思曰劉備此

言戲我不慣乘馬耳乃令左右牽過馬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復加鞭上嶺笑謂玄德曰南人不能乘馬乎玄德聞言撩衣一躍躍上馬背飛走下山復馳騁而上二人立馬於山坡之上揚鞭大笑權能試馬玄德不能試舟畢竟說勢論一步至今此處名為駐馬坡後人有詩曰

馳驟龍駒氣槩多二人並轡望山河東吳西蜀成王霸千古猶存駐馬坡

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南徐之民無不稱賀玄德自回館驛與孫乾商議乾曰主公只是哀求喬國老早早畢姻免生別事是媒人話但不如何謝媒次日玄德復至喬國老宅前下馬國

老接入禮畢茶罷玄德告曰江左之人多有要害劉備者恐不能久居國老曰玄德寬心吾為公告國太令作護持國老可謂撮合山畢竟小媒人不如大媒人玄德拜謝自回喬國老入見國太言

玄德恐有人害急急要回國太太怒曰我的女婿誰敢害他即時便教搬入書院暫住擇日畢姻竟似養女婿矣玄德自入告國太曰只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無人約束國太教

盡搬入府中安歇

玄德處相文母之力

休留在館驛中免得生事。玄德大喜。數日之內。大排筵會。

孫夫人與玄德結親。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玄德入房。燈光之下。但見槍刀簇滿。

侍婢皆佩劍懸刀。立於兩旁。唬得玄德魂不附體。

體讀至此又疑是甘露寺之兵矣

正是

驚着侍女橫刀立。疑是東吳設伏兵。畢竟是何緣故。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才子書卷二十八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五十五回 玄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

王允以美人計賺兩人。只是一番周瑜以美人計賺一人。却有兩番。王允則專用寔。周瑜則前虛而後寔也。始之詐言入贅。誘其至吳。是虛以美人賺之。繼欲娛其耳目。惑其心志。是寔以美人賺之。計亦巧矣。孰知王允賺兩人而皆得。周瑜賺一人而獨失。王允一用而輒得。周瑜兩用而終失乎。

孫夫人房內設兵。而玄德心常凜凜。玄德非畏兵而畏夫人之兵。亦非畏夫人而畏好兵之夫人也。每怪今之懼內者。其夫人未嘗好兵。而亦畏之何也。曰。雖不好兵。而未嘗不好戰。好戰甚於好兵也。只夫人便是兵。又何必房中設兵。而後謂之兵耶。

甚矣孔明之計之妙也。既借孫權之母周瑜之夫人。為玄德成婚之助。又即借孫權之妹。為玄德歸荊州之助。不但喬國老吳國太為孔明所借。即孫夫人亦為孔明所借矣。國老可借。國母可借。夫人可借。而荊州又何不可借哉。

孫夫人之配玄德。如齊姜之配重耳。皆女丈夫也。重耳不欲去而齊姜遣之。玄德欲去而孫夫人從之。齊姜聽重耳獨去不獨去。恐去不成。孫夫人與玄德同去。不同去也。去不成。重耳之去。齊姜不告於其父。玄德之去。孫夫人不告於其兄。一則

殺採桑之女。是英雄手段。一則退攔路之兵。亦是英雄手段。

玄德在車前哀告夫人。涕泣請死。活似婦人乞憐取妍。在丈夫面前放刁模樣。以英雄人作此兒女態。是特孔明之所教耳。不想今日風俗。夫綱不振。竟若深得孔明妙計者。第三個錦囊。更不消臥龍先生傳授得也。

呂布送女。送不過去。為撞着搶親的曹老瞞。孫權追妹。追不轉來。為遇着接親的諸葛亮。袁術討不成媳婦。止折了一個媒人。孫權殺不得妹夫。乾賠了一個妹子。前後遙遙映射成趣。

老新郎學作婦人腔。宛然弱婿。小媳婦偏饒男子氣。壯矣賢妻。一個向娘子身邊長跪。顧不得膝下有黃金。一個為丈夫面上生嗔。那怕他車前排白刃。家將畏主人。而尤畏其妹。贅壻之懼內。可知新娘聽丈夫而不聽其兄。女生之向外益信。前日單身入贅。贈嫁的只有趙子龍。今日兩口回門。送親的却是周公瑾。化難生恩的劉備。闌干貫索。翻成天喜紅鸞。弄巧成拙的周郎。陽錯陰差。引出喪門吊客。此數聯俱絕倒。

却說玄德見孫夫人房中。兩邊槍刀森列。侍婢皆佩劍。不覺失色。管家婆進曰。貴人休得驚懼。夫人自幼好觀武事。居常令侍婢擊劍為樂。故爾如此。今日婦人所帶之兵器又是一樣。玄德曰。非夫人所觀之事。吾甚心寒。可令暫去。管家婆重復孫夫人曰。房中擺列兵器。嬌

客不安今可去之孫夫人笑曰廝殺半生尚懼兵器乎與其廝殺半生却不曾與女將軍廝殺命盡撤去令侍

婢解劍伏侍不但欲夫人歡洽當夜玄德與孫夫人成親兩情歡洽中間戲無玄德又將金帛散給侍婢

以買其心不但欲夫人歡洽先教孫乾回荊州報喜自此連日飲酒國太十分愛敬女婿得

與那得却說孫權差人來柴桑郡報周瑜說我母親力主已將吾妹嫁劉備不想弄假既不起

成真此事還復如何瑜聞大驚報合者乃行坐不安乃思一計修密書付來人持回見

孫權權拆書視之書略曰

瑜所謀之事不想反覆如此既已弄假成真又當就此用計劉備以梟雄之姿有

關張趙雲之將更兼諸葛用謀必非久屈人下者愚意莫如軟困之於吳中盛為

築宮室以喪其心志多送美色玩好以娛其耳目使分開關張之情隔遠諸葛之

契各置一方然後以兵擊之大事可定矣今若縱之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也願明公熟思之

孫權省畢以書示張昭昭曰公瑾之謀正合愚意劉備起身微末奔走天下未嘗受

享富貴今若以華堂大厦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疏遠孔明關張等使彼各生怨

望然後荊州可圖也主公可依公瑾之計而連行之前是假用美人計此却真用美人計矣權大喜即日修整

東府廣栽花木盛設器用請玄德與妹居住又增女樂數十餘人并金玉錦綺玩好

之物國太只道孫權好意喜不自勝為大母者不但望婿女相得尤喜即舅相得玄德果然被般色所迷全不想

回荊州

已入溫

却說趙雲與五百軍在東府前住終日無事

玄德大忙

只去城外射箭走

馬看省年終雲猛省孔明分付三個錦囊與我教我一到南徐開第一個住到年終

開第二個臨到危急死路之時開第三個於內有神出鬼沒之計可保主公回家

孔明

分付語至此

此時歲已將終主公貪戀女色並不見面何不拆開第二個錦囊看計而行

玄德聽着貼肉錦囊

遂拆開視之原來如此神策即日徑到府堂要見玄德侍婢報曰

趙子龍有緊急事來報貴人玄德喚入問之雲佯作失驚之狀

第一回錦囊用着喬國老並五

趙子龍有緊急事來報貴人玄德喚入問之雲佯作失驚之狀

報說曹操要報赤壁鏖兵之恨

又前四十九

便回玄德曰必須與夫人商議雲曰若和夫人商議必不肯放主公回不如休

此是錦囊定計

說今晚便好起程遲則誤事

此是子龍激語

玄德曰你且暫退我自自有道理雲故意催逼數番

而出玄德入見孫夫人暗暗垂淚孫夫人曰丈夫何故煩惱玄德曰念備一身飄

蕩異鄉生不能侍奉二親又不能祭祀宗祖乃大逆不孝也今歲旦在邇使備悵悵

且說三

鄉故推此意

已知一

玄德跪而告曰夫人既知備安敢相瞞備欲不去使荊州有失被

分話

天下人耻笑欲去又捨不得夫人因此煩惱

此是孔明

曰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當相隨

此時夫人亦是孔明

太與吳侯安肯容夫人去。夫人若可憐，劉備暫時辭別，言畢淚如雨下。

宣是要他同去反說暫時辭別甚妙甚

孫夫人勸曰：「丈夫休得煩惱，妾當苦告母親，必放妾與君同去。」玄德曰：「縱然國太肯

時，吳侯必然阻擋。」

是要他瞞着哥哥

孫夫人沈吟良久，乃曰：「妾與君正旦拜賀時，推稱江邊祭

祖，不告而去。若何？」玄德又跪而謝曰：「若如此生死難忘，切勿漏泄。」

善哭又善跪夫人安得不入其彀中

兩個

商議已定。玄德密喚趙雲，分付正旦曰：「你先引軍士出城，於官道等候。吾推祭祖與

夫人同走。」雲領諾。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元旦，吳侯大會文武於堂上。玄德與孫夫

人入拜國太。夫人曰：「夫主想父母祖宗墳墓，俱在涿郡，晝夜傷感不已。今日欲往江

邊望北遙祭，須告母親得知。」

聽着丈夫之語連母親面前亦先是話今日此風亦甚多

國太曰：「此孝道也，豈有不從？汝雖

不識舅姑，可同汝夫前去祭拜，亦見為婦之禮。」

俱在孔

孫夫人同玄德拜謝而出。此時

只瞞着孫權。夫人乘車，止帶隨身一應細軟。玄德上馬，引數騎跟隨出城，與趙雲相

會。五百軍士前遮後擁，離了南徐，趙程而行。

陳元旦回門既是新春吉日揀元旦走是妙在出其不意

當日孫權大醉左右

近侍扶入後堂，文武皆散。比及眾官探得玄德夫人逃遁之時，天色已晚，要報孫權

權醉不醒，及至睡覺，已是五更。

妹夫去遠了

次日孫權聞知走了玄德，急喚文武商議。張昭

曰：「今日走了此人，早晚必生禍亂，可急追之。」孫權令陳武潘璋選五百精兵，無分晝

夜務要赶上，掣回二將領命去了。孫權深恨玄德將案上玉硯摔為粉碎，

為破曹而碎案為連劉而碎硯

曹可破而劉不可追非若甘露寺中之石可以隨我所愿也

程普曰：「主公空有冲天之怒，某料陳武潘璋必擒此人，不得權

曰焉敢違我令。普曰：郡主自幼好觀武事，嚴毅剛正。諸將皆懼。既然肯順劉備，必同心而去。所追之將，若見郡主，豈肯下手？權大怒，掣所佩之劍，喚蔣欽、周泰，聽令曰：汝

二人將這口劍去，取吾妹並劉備頭來，違令者立斬。

孫權此時已無兄妹之情，執知夫人此時止有夫妻之愛。

蔣欽、周泰領

命，隨後引一千軍趕來，却說玄德加鞭縱轡，趕程而行。當夜於路暫歇，兩個更次，慌

忙起身，看看來到柴桑界首，望見後面塵頭大起，人報追兵至矣。

請至此為玄德着急。

問雲曰：追兵既至，如之奈何？趙雲曰：主公先行，某願當後。轉過前面山脚，一彪軍馬

攔住去路。當先兩員大將，厲聲高叫曰：劉備早早下馬受縛！吾奉周都督將令，等候

多時。

請至此一發為玄德着急。

原來周瑜恐玄德逃走，先使徐盛、丁奉引三千軍馬於衝要之區紮營

等候。時常令人登高遙望，料得玄德若投旱路，必經此道。而過當日，徐盛、丁奉瞭望

得玄德一行人到，各縛兵器截住去路。

七星燈追孔明之時，此二人分作水旱二路。此處却都在旱路，前是追在背後，此是擋在面前，其勢比前更是可畏。

玄德驚慌，勒馬回問趙雲曰：前有攔截之兵，後有追趕之兵，前後无路，如之奈何？雲曰：主

公休慌。軍師有三條妙計，多在錦囊之中，已拆了兩個，並皆應驗。今尚有第三個在

此，分付遇危難之時，方可拆着。今日危急，當拆觀之。便將錦囊拆開，獻與玄德。

前兩個錦囊皆

是趙雲自看第三個錦囊，却送與玄德。自看蓋求夫人，湏是丈夫去求。玄德看了，急來車前泣告孫夫人曰：備有心腹之言，至此盡

當實訴。夫人曰：丈夫有何言語？寔對我說。玄德曰：昔日吳侯與周瑜同謀，將夫人招

贅劉備，寔非為夫人計，乃欲幽囚劉備而奪荊州耳。奪了荊州，必將殺備，是以夫人

為香餌而釣備也

今香餌或得金鈎可脫

備不懼萬死而來。蓋知夫人有男子之胸襟，必能憐備。

昨聞吳侯將欲加害，故託荊州有難，以圖歸計。

一片心和盤託出

幸得夫人不棄，同至於此。今

吳侯又令人在後追趕。周瑜又使人於前截住，非夫人莫解此禍。如夫人不允，備請

死於車前，以報夫人之德。

前在大母面前請死，今又在夫人面前請死，此是從來婦人丈夫妙訣，不意玄德亦作此態，詳甚妙甚。

夫人怒曰：「吾兄既不

以我為親骨肉，我有何面目重相見乎？今日之危，我當自解。於是叱從人推車直出，

捲起車簾，親喝徐盛、丁奉曰：「你二人欲造反耶？」

孔明妙計，安天下只用夫人不用兵。

徐、丁二將慌忙下馬，棄

了軍器，歛喏於車前曰：「安敢造反？為奉周都督將令，屯兵在此，專候劉備。」

對夫人而呼，玄德之名，熟是可知。

孫夫人大怒曰：「周瑜逆賊，我東吳不曾虧負你。玄德乃大漢皇叔，是我丈夫。」

只此四字，便足

壁倒徐丁二將

我已對母親哥哥說，知回荊州去。

因二將為周瑜所使，故連哥亦說在內。

今你兩個於山脚去處，引着

軍馬攔截道路，意欲劫掠我夫妻財物耶？」

竟說他劫掠，語甚可畏。

徐盛、丁奉喏喏連聲，口稱不敢。請

夫人息怒，這不干我等之事。乃是周都督的將令。

先喝倒

孫夫人叱曰：「你只怕周瑜獨

不怕我？周瑜殺得你，我豈殺不得周瑜？把周瑜大罵一場。」

國太罵周瑜是為女兒罵，夫人罵周瑜是為丈夫。

喝令推車

前進。徐盛、丁奉自思我等是下人，安敢與夫人違拗？又見趙雲十分怒氣，

在徐丁二人眼中，為一趙雲若

只為夫人不罵趙雲，便有遺漏。

只得把軍喝住，放條大路教過去。

已在孔明算中。

恰纔行不得五六里，背後陳武、潘

璋趕到。徐盛、丁奉備言其事。陳、潘二將曰：「你放他過去差了。」

且慢埋

我二人奉吳侯旨

意，特來追趕他回去。於是四將合兵一處，趕程起來。玄德正行間，忽聽的背後喊聲

大起。玄德又告孫夫人曰：「後面追兵又到，如之奈何？」夫人曰：「丈夫先行，我與子龍當

後。」前此伏夫人為關路先鋒，此又伏夫人為斷後猛將。玄德先引三百軍望江岸去了。子龍勒馬於車傍，將士卒擺開，

專候來將。四員將見了孫夫人，只得下馬拱手而立。夫人曰：「陳武、潘璋來此何幹？」二

將答曰：「奉主公之命，請夫人、玄德回。」不呼劉備而呼玄德，不說追而說請，與徐丁二將又自不同。夫人正色叱曰：「都是你這

夥匹夫，離開我兄妹不睦。」不罵孫權反罵二將，妙甚。我已嫁他人，今日歸去，須不是與人私奔。我奉母

親慈旨，令我夫婦回荊州。」因二將為孫權所使，故又說哥哥史說母親妙甚。便是我哥哥來，也須依禮而行。前只罵周

將孫權壓倒。你二人倚仗兵威，欲待殺害我耶，罵得四人面面相覷，各自尋思：「他一萬年也

只是兄妹，更兼國太作主，吳侯乃大孝之人，怎敢違逆母言？」明日翻過臉來，只是我

等不是，不如做個人情。」又喝倒了兩回。軍中又不見玄德，但見趙雲怒目睜眉，只待廝殺。又在陳

眼中帶因此四將喏喏連聲而退。已在孔孫夫人令推車便行。徐盛曰：「我四人同去見周

都督告稟此事。」四人猶豫未定，忽見一軍如旋風而來。來得視之，乃蔣欽、周泰。遂一對

算送觀的高二將問曰：「你等曾見劉備否？」四將曰：「早晨過去已半日矣。」蔣欽曰：「何不挈下

四人名言？」孫夫人發話之事，蔣欽曰：「便是。」吳侯怕道如此，封一口劍在此。吳侯一劍怎

先殺他妹，後斬劉備，違者立斬。四將曰：「去之已遠，怎生奈何？」蔣欽曰：「他終是些步軍，

急行不上。」徐丁二將軍可飛報都督，教水路掉快船追趕。我四人在岸上追趕，無問

水旱之路，赶上殺了。休聽他言語，於是徐盛、丁奉、飛報周瑜。蔣欽、周泰、陳武、潘璋四

個領兵沿江起來。却說玄德一行人馬離柴桑較遠。來到劉郎浦。

到了劉郎浦便不怕孫家港矣。

心纔稍

寬。沿着江岸尋渡。一望江水瀾漫。並無船隻。玄德俯首沈吟。趙雲曰：「主公在虎口中

逃出。今已近本界。吾料軍師必有調度。何用憂疑？」玄德聽罷。忽然想起在東吳繁華

之事。不覺淒然淚下。

又將前文回顧發事妙品。

後人有詩嘆曰：

吳蜀成婚此水澄。明珠步幃屋黃金。誰知一女輕天下。欲易劉郎鼎峙心。

玄德令趙雲望前哨探船隻。忽報後面塵土冲天而起。玄德登高望之。但見車馬蓋

地而來。嘆曰：「連日奔走。人困馬乏。追兵又到。死無地矣。」看看喊聲漸近。

與後文躍馬正慌時一樣危急。

正慌

急間。忽見江岸邊一字兒拋着拖篷船二十餘隻。趙雲曰：「天幸有船在此。何不速下

掉過對岸。再作區處。」玄德與孫夫人便奔上船。子龍引五百軍亦都上船。只見船艙

中一人綸巾道服。大笑而出曰：「主公且喜。諸葛亮在此等候多時。」

接龍的來了。

船中扮作客

人的。皆是荊州水軍。玄德大喜。不移時。四將赶到。孔明笑指岸上人言曰：「吾已算定

多時矣。」

由得他說嘴。

汝等回去傳示周郎。教休再使美人局手段。

若要再使除非再送一個夫人。

岸上亂箭射來。

船已開的遠了。蔣欽等四將只好呆着。玄德與孔明正行間。忽然江聲大振。回頭視

之。只見戰船無數。帥字旗下。周瑜自領慣戰水軍。左有黃蓋。右有韓當。勢如飛馬。疾

似流星。着着趕上。

丈人成就了好事。女婿乾做了親家。

孔明教掉船投北岸。棄了船。盡皆上岸而走。車馬登

程。周瑜赶到江邊。亦皆上岸。追襲大小水軍。盡是步行。止有為首官軍騎馬。周瑜當

先黃蓋韓當徐盛丁奉緊隨周瑜曰此處是那裡軍士答曰前面是黃州界首望見

玄德車馬不遠瑜令迸力追襲豈因玄德單騎之後不曾與大舅妹公會親故持苦若連追耶一笑正趕之間一般鼓響山谷內

一隊刀手擁出為首一員大將乃關雲長也又是一個周瑜舉止失措急撥馬便走雲

長趕來周瑜縱馬逃命正奔走間左邊黃忠右邊魏延兩軍殺出又是兩個吳兵大敗

周瑜急急下得船時岸上軍士齊聲大叫曰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折兵在前

布即時則送了城池又折兵猶可以言也今陪了夫人又折兵大不遇矣瑜怒曰可再登岸決一死戰黃蓋韓當力阻瑜自思曰吾計

不成有何面目去見吳侯項王不曾把處報送與別人猶云無面見江東父老今周郎卑白地起夫人送與玄德更有何面見江東主人大叫一聲金瘡迸裂

倒於船上眾將急救却早不省人事此時即死倒省了後文多少氣正是

兩番弄巧翻成拙此日含嗔却帶羞未知周郎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宴銅雀台 孔明三氣周公瑾

曹操赤壁賦詩在未敗之前是賞心樂事銅雀大宴在既敗之後只算解悶消愁

未敗之前其語驕既敗之後其語遜然其曰願題墓道云曹侯之墓則奸雄欺人

之語也心則奸雄口則聖賢不但瞞眾人又欲瞞君子不但瞞一時直欲瞞盡天

下後世其斯之謂老瞞乎

操以備之得荊州比龍之得水其視備一龍也乃自青梅煮酒之時以龍比英雄

而曰英雄惟使君與操則其自視亦一龍也向則一龍失水一龍得水失水之龍

猶受制於得水之龍而今則兩龍皆得水矣操以充許為水而玄德以荆襄為水然玄德之得荊州猶是借來之水不若得西川方為自有之水是得荊州猶未可云得水也乃玄德不以荊州為水亦不以西川為水而直以孔明為水耳以西川為水則得水尚在荊州之後以孔明為水則得水已在荊州之前況孔明所稱卧龍也玄德遇孔明如龍得水孔明遇玄德亦如龍得水其臥南陽則為勿用之潛龍其出茅廬則為在田之見龍其助玄德以討曹操則奉應運之飛龍以敵野戰之孽龍水以濟水龍以輔龍曹操雖如鬼如蜮安能以一水敵二水一龍當二龍哉

孫權之表劉備為荊州牧非結備也正欲使操之忌備而攻備也操攻備而我得乘間以取荊州是佯以己之所欲者讓備而寔欲以備之所有者歸我也操之以周瑜為南郡守非畏瑜也正畏備而欲使瑜之攻備也瑜攻備而我亦得乘間以取荊州是名以備之所得者授瑜而寔欲以我之所失者還歸我也然則以荊州表劉備即是魯肅索荊州之心以南郡授周瑜無異曹仁守南郡之意兩樣機謀一樣詭譎戰國策中多有此等文字不謂於三國往往見之

魯肅之索荊州者三孔明之辭魯肅者亦三初以劉琦未死辭之繼以候取西川辭之終又以不忍取西川辭之前既候取西川而忽云不忍取西川既云不忍取

西川而其後乃卒取西川。是前與後相謬也。詐也。孫權既使魯肅索荊州而又表劉備為荊州牧。既表劉備為荊州牧而又使魯肅索荊州。是前與後亦相謬也。詐也。彼以詐來。故此以詐往耳。孫權之上表既不足據。而劉備之立契又何足憑。周瑜之做媒既非好意。而魯肅之作保又何必不受騙耶。魯肅見玄德之哭而不忍。是以玄德之假不忍動其真不忍也。周瑜聞玄德之喜而得意。是以玄德之假得意賺其真得意也。周瑜詐言取蜀而魯肅誤以為真是老實人不曉得弄虛頭孔明詐取犒師而周瑜不知其詐是聰明人又撞了撮空手。寫來真是好看。三顧草廬之文妙在一連寫去三氣周瑜之文妙在斷續敘來。一氣周瑜之後則有張遼合肥之戰。孔明漢上之攻。玄德南徐之行。以間之。二氣周瑜之後則又有曹操銅雀台之宴。以間之。其間斷續之處或長或短。正以參差入妙。周瑜之欲殺玄德者三矣。誘令犒師江上一也。誘使就婚南徐二也。劉郎浦之追三也。其欲殺孔明者亦三矣。先使斷糧是欲令曹操殺之也。一也。繼使造箭是欲自以軍令殺之也。二也。七星壇之遣將是不以軍令而直欲以無罪殺之也。三也。彼有三殺。此有三氣。亦相報之道宜然耳。况以氣報殺。以一報兩報之。猶為厚矣。

却說周瑜被諸葛亮預先埋伏關公黃忠魏延三枝軍馬一擊大敗。黃蓋韓當急救下船。折却水軍無數。遙觀玄德孫夫人車馬僕從都停住於山頂之上。瑜如何不氣。

不該氣別人 箭瘡未愈因怒氣沖激瘡口迸裂昏絕於地眾將救醒開船逃去孔明教休

追趕自和玄德歸荊州慶喜賞賜眾將周瑜自回柴桑蔣欽等一行人馬自歸南徐

報孫權權不勝忿怒欲拜程普為都督起兵取荊州周瑜又上書請興兵雪恨張昭

諫曰不可曹操日夜思報赤壁之恨因恐孫劉同心故未敢興兵今主公若以一時

之忿自相吞併操必乘虛來攻國勢危矣以此時論之則張昭之見勝於周瑜顧雍曰許都豈無細作在此

若知孫劉不睦操必使人勾結劉備備懼東吳必投曹操若此則江南何日得安為

今之計莫若使人赴許都表劉備為荊州牧曹操知之則懼而不敢加兵於東南且

使劉備不恨於主公然後使心腹用反間之計令曹劉相攻吾乘隙而圖之斯為得

耳顧雍之見更勝張昭權曰元嘆之言甚善但誰可為使雍曰此間有一人乃曹操敬慕者可以

為使權問何人雍曰華歆在此何不遣之權大喜即遣歆齎表赴許都曹操恨劉備之取徐州而反詭劉備

為徐州牧欲使呂布忌之也今東吳亦恨劉備之取荊州而反表劉備為荊州牧欲使曹操忌之也同是一樣機謀歆領命起程徑到許都求見曹操聞操會羣

臣於鄴郡慶賞銅雀台歆乃赴鄴郡候見操自赤壁敗後常思報仇只疑孫劉併力

因此不敢輕進時建安十五年春造銅雀台成銅台是二十四日中事至此始成其後分民傷操乃大

會文武於鄴郡設宴慶賀其台正臨漳河中央乃銅雀台左邊一座名玉龍台右邊

一座名金鳳台各高十丈上橫二橋相通千門萬戶金碧交輝八言可抵一篇阿房宮賦是日曹操

頭戴嵌寶金冠身穿綠錦羅袍宗族均是穿紅玉帶珠履憑高而坐文武侍立台下操欲

第五十六回

觀武官比試弓箭。乃使近侍取西川紅錦戰袍一領，挂於垂楊枝上。

以一錦袍引出先數錦袍人來。○玄武池中日

水戰是演武於赤壁未敗之前，銅雀台前挂錦袍是演武於赤壁敗之後。

下設一箭垛，以百步為界，分武官為兩隊。曹氏宗族俱穿

紅，其餘將士俱穿綠。

前在赤壁江中分五色旗號，今在銅雀台邊分紅綠兩班。

各帶雕弓良箭，跨鞍勒馬，聽候指揮。

操傳令曰：有能射中箭垛紅心者，即以錦袍賜之。如射不中，罰水一盃。號令方下，紅

袍隊中一個少年將軍，驟馬而出。

紅一個

眾視之，乃曹休也。休飛馬往來奔馳三次。

第一個出來射

箭的却不便射先往來馳驟作勢驚嚇好者

扣上箭，拽滿弓，一箭射去，正中紅心。

好看

金鼓齊鳴，眾將喝采。

曹操於台上望見大喜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又火寫曹操語

方欲使人取錦袍與曹休，只見綠

袍隊中一騎飛出。

一個綠

一曰：丞相錦袍合讓俺外姓先取。宗族中不宜攪越。操視其

人乃文聘也。眾官曰：且有文仲業射法。

又火寫眾官語

文聘拈弓縱馬，一箭亦中紅心。

眾皆喝采，金鼓亂鳴。

二句倒寫又與前變

聘大呼曰：快取袍來！只見紅袍隊中又一將飛馬而出。

厲聲曰：文烈先射汝，何得爭奪？看我與你兩個解箭。拽滿弓，一箭射去，也中紅心。

眾人齊聲喝采。

此寫眾人不寫金鼓文法又變

視其人乃曹洪也。

又一將出。

又開一個綠

揚弓叫曰：你三人射法何足為奇？看我射來。眾視之，乃張郃也。郃飛

馬翻身背射一箭，也中紅心。

更好看

四枝箭齊齊的攢在紅心裡。

又總寫四箭一句

眾人俱道好射。

法。寫眾人喝采又變一法亦只寫眾人不寫金鼓

郃曰：錦袍須該是我的。言未已，紅袍隊中一將飛馬而出。

叫曰：汝翻身背射何足稱異？看我奪射紅心。眾視之，乃夏侯淵也。淵驟馬至界口，紐

回身一箭射去正在四箭當中

更好

金鼓齊鳴

只寫全鼓不寫人又法又變

淵勒馬按弓大叫曰此箭

可奪得錦袍麼

只見綠袍隊裡一將應聲而出

又開一個綠

大叫且留下錦袍與我徐晃

見名字又是

淵曰汝更有何射法可奪我袍晃曰汝奪射紅心不足為異看吾取錦袍

一樣寫法

拈弓搭箭遙望柳條射去恰好射斷柳條錦袍墜下

一發

徐晃飛取錦袍披於身上

戲紅袍

驛馬至台前截喏曰謝丞相袍

看至此疑已結會袍之局矣不謂其未已也

曹操與眾官無不稱羨

又總寫曹操

見纔勒馬要回猛然台邊躍出一個綠袍將軍

又變

大呼曰你將錦袍那裡去早早

留下與我眾視之乃許褚也晃曰袍已在此汝何敢強奪褚更不回答竟飛馬來奪

妙在奪得無理

袍

以前都是紅袍人與綠袍人相爭此却是綠袍隊裡自相爭奪然此是徐晃身上已不是綠袍恰與許褚一紅一綠相爭真是好看

褚褚一手按住弓把徐晃拖離鞍轡晃急棄了弓翻身下馬褚亦下馬兩個揪住廝

打

射前起頭廝打結局可發一笑

操急使人解開那領錦袍已是扯得粉碎

人人射箭奪此袍却被一不曾

操令

二人都上台徐晃睜眉怒目許褚切齒咬牙各有相聞之意操笑曰孤特視公等之

勇耳豈惜一錦袍哉便教眾將盡都上台各賜蜀錦一匹

老瞞最會如事

諸將各各稱謝操命

各依位次而坐樂鼓競奏水陸並陳文官武將輪次把盞獻酬交錯

與醴酒臨江之時正復相類

操顧

謂眾文官曰武將既以騎射為樂足顯威勇矣公等皆飽學之士登此高台可不進

佳章以紀一時之勝事乎眾官皆躬身而言曰願從鈞命

前者操樂賦詩操樂是武賦詩是文以一人兼文武今則使眾人分奏之時

有王朗鍾繇王粲陳琳一班文官進獻詩章詩中多有稱頌曹操功德巍巍合當受

命之意

王粲之明劉表義新只是
一謂此日乃有無數揚雄

曹操

遂一覽畢笑曰

諸公佳作

過譽甚矣

孤本愚陋始舉

孝廉

出身

後值天下大亂募精舍於譙東五十里

欲春夏讀書

文一曰秋冬射獵

以待天

下清平方出仕耳不意朝廷徵孤為典軍校尉

出仕

遂更其意專欲為國家討賊立

功圖死

後得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平生願足矣

後宋編魏公編

念自討董

卓劉黃巾以來除秦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遂平天下

武功

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

極又復何望哉

文官

如國家無孤一人正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

別人稱帝稱王未必就尊
后殺貴妃而大拜其忌也

見孤權重妄相忖度疑孤有異心此大謬也孤常念孔子稱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

在心

自此周文王推不
好人與子孫做

但欲孤委捐兵眾歸就所封武平侯之職寔不可耳誠恐一解兵柄

為人所害

此是定語亦明
虎難下之勢矣

孤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寔禍也

又行國家
之無知孤意者眾皆起拜曰雖伊尹周公不及丞相矣

曹操欲為周公而眾人比
之伊尹周公又非其意

後人有詩

曰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

曹操連飲數盃不覺沈醉喚左右捧過筆硯亦欲作銅雀台詩剛纔下筆忽報東吳

使華歆表奏劉備為荊州牧孫權以妹嫁劉備漢上九郡大半已屬備矣操聞之手

脚慌亂投筆於地

滿城風雨近重陽為麻祖人所值
今曹操連一詞也無阿其德也

程昱曰丞相在萬軍之中矢石交攻之際

未嘗動心今聞劉備得了荊州何故如此失驚操曰劉備人中之龍也生平未嘗得

水今得荊州是困龍入大海矣。孤安得不動心哉？

孰知其未得荊州之前早已得水矣。何也被困以孔明為水兵。

程昱曰：丞相

知華歆來意否？操曰：未知。昱曰：孫權本忌劉備，欲以兵攻之。但恐丞相乘虛而擊，故

令華歆為使，表薦劉備，以安備之心，以塞丞相之望耳。

當時乘人一網。

操點頭曰：是也。昱曰：

某有一計，使孫劉自相吞併，丞相乘間圖之一鼓而二敵俱破。操大喜，遂問其計。程

昱曰：東吳所倚者周瑜也。丞相今表奏周瑜為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留華歆

在朝重用之，瑜必自與劉備為仇敵矣。

即前所謂二虎爭食之計。

我乘其相併而圖之，不亦善乎？操

曰：仲德之言甚合孤意，遂召華歆上台，重加賞賜。當日筵散，操即引文武回許昌。表

奏周瑜為總領南郡太守，程普為江夏太守。

據他人之批。

封華歆為大理寺卿，留在許都。

為六

十六回

使命至東吳，周瑜程普各受職訖。

有職而無地竟。是挂名太守。

周瑜既領南郡，愈思報仇，遂上書

吳侯，乞令魯肅去討還荊州。孫權乃命魯肅曰：汝昔保借荊州與劉備，今備還延不

還，等待何時？肅曰：文書上明白寫着，得了西川便還。權叱曰：只說取西川到今又不

動兵，不等老了人。肅曰：某願往言之，遂乘船投荊州而來。

第三次討荊州。

却說玄德與孔明在

荊州廣聚錢糧，調練軍馬，遠近之士多歸之。忽報魯肅到，玄德問孔明曰：子敬此來

何意？孔明曰：昨者孫權表主公為荊州牧，此是懼曹操之計。操封周瑜為南郡太守，

此欲令我兩家自相吞併，他好於中取事也。

又是一個乘的，今魯肅此來又是周瑜既

受太守之職，要來索荊州之意。玄德曰：何以答之？孔明曰：若肅提起荊州之事，主公

便放聲大哭

前參吊孝不哭此非吊孝夫哭奇絕怪絕

哭到悲切之處亮自出來解勸計會已定接魯肅入府禮

畢敘坐肅曰今日皇叔做了東吳女婿便是魯肅主人如何敢坐玄德笑曰子敬與

我舊交何必太謙肅乃就坐茶罷肅曰今奉吳侯鈞命專為荊州一事而來皇叔已

借住多時未蒙見還今既兩家結親當省親情面上早早交付

妹夫借阿雲的東西又與外人不同了

玄德聞

言掩面大哭

病得那里來這副急淚

肅驚曰皇叔何故如此玄德哭聲不絕孔明從屏後出曰亮

聽之久矣子敬知吾主哭的緣故麼肅曰某寔不知孔明曰有何難見當初我主人

借荊州時許下取得西川便還仔細想來益州劉璋是我主人之弟一般都是漢朝

骨肉若要興兵去取他城池時恐被外人唾罵層若要取還了荊州何處安身層

若不還時於尊舅面上又不好看三事寔兩難因此淚出痛腸孔明說罷觸動玄德

衷腸真個搥胸頓足放聲大哭

越像

魯肅勸曰皇叔且休煩惱與孔明從長計議孔

明曰有煩子敬回見吳侯勿惜一言之勞將此煩惱情節盡告吳侯再容幾時

妙用只在緩兵

肅曰倘吳侯不從如之奈何孔明曰吳侯既以親妹聘嫁皇叔安得不從乎望子

敬善言回復

第三次索荊州俱用孔明回答

魯肅是個寬仁長者見玄德如此哀痛只得應允

定然得出了幾點眼淚

德孔明拜謝宴畢送魯肅下船徑到柴桑見了周瑜具言其事周瑜頓足曰子敬又

中諸葛亮之計也當初劉備依劉表時常有吞併之意何況西川劉璋乎似此推調

未免累及老兄矣

此時魯肅亦欲哭

吾有一計使諸葛亮不能出吾算中子敬便當一行肅曰

願聞妙策。瑜曰：子敬不必去見吳侯，再去荊州對劉備說。孫劉兩家既結為親，便是

一家。若劉氏不忍去取西川，我東吳起兵去取，取得西川時，以作嫁資，却把荊州交

何不以荊州作嫁資

還東吳。肅曰：西川迢遞，取之非易，都督此計莫非不可。

先吳人說

瑜笑曰：子敬

真長者也。

長者是無用之別名

你道我真個去取西川與他？我只以此為名，寔欲去取荊州，且教

他不做準備。東吳軍馬收川路過荊州，就問他索要錢糧。劉備必然出城勞軍，那時

乘勢殺之，奪取荊州。雪吾之恨，解足下之禍。

此等計策周

魯肅大喜，便再往荊州來。玄

德與孔明商議，孔明曰：魯肅必不曾見吳侯，只到柴桑和周瑜商量了，其計策來誘

我耳。但說的話，主公只看我點頭便滿口應承。

或教他不應，或教他哭，或教他應承，皆是孔明扯線。

計會已定。魯肅入

見禮畢，曰：吳侯甚是稱讚皇叔盛德，遂與諸將商議起兵。替皇叔收川，取了西川，却

換荊州，以西川權作嫁資。

荊州是現成，教他何必舍近而求遠。

但軍馬經過，却望應此錢糧。孔明聽了，忙點

頭曰：難得吳侯好心。玄德拱手稱謝曰：此皆子敬善言之力。

一個點點頭，一個會會意。

孔明曰：如雄師

到日，即當遠接犒勞。魯肅暗喜，辭回。玄德問孔明曰：此是何意？孔明大笑曰：周

郎死日近矣。這等計策，小兒也瞞不過。玄德又問如何？

小兒瞞不過，大人倒不瞞得。

孔明曰：此乃假途

滅虢之計也。虛名收川，寔取荊州等。主公出城勞軍，乘勢掣下，殺入城來，攻其無備，

出其不意也。

周瑜非孔明更非

玄德曰：如之奈何？孔明曰：主公寬心，只顧準備。高弓以擒猛虎，

安排香餌，以釣鰲魚。等周瑜到來，他便不死也。九分無氣。

孔明只是頑皮作樂。

便喚趙雲聽計。如

此如此其餘我自冇擺布玄德大喜後人有詩嘆曰

周瑜決策取荊州諸葛先知第一籌指望長江香餌穩不知暗裡釣魚鉤

却說魯肅回見周瑜說玄德孔明歡喜不疑准備出城勞軍周瑜大笑曰原來今番

也中了吾計

且提笑准

便教魯肅稟報吳侯並遣程普引兵接應周瑜此時箭瘡已漸

平愈身軀无事使甘甯為先鋒自與徐盛丁奉為第二凌統呂蒙為後隊水陸大兵

五萬望荊州而來周瑜在船中時復歡笑以為孔明中計

周瑜對蔣幹時嘗詐說

前軍至夏

口周瑜問荊州有人在前面接否人報劉皇叔使麋竺來見都督瑜喚至問勞軍如

何麋竺曰主公皆准備安排下了

准箇箇弓以射猛虎

瑜曰皇叔何在竺曰在荊州城門

外相等與都督把盞

只怕周郎吃瑜曰今為汝家之事出兵遠征勞軍之禮休得輕易麋

竺領了言語先回戰船密密排在江上依次而進看看至公安並無一隻軍船又无

一人遠接周瑜催船速行離荊州十餘里只見江面上靜蕩蕩的哨探的回報荊州

城上插兩面白旗

送嫁資來如何反插白旗想預為周郎吊孝耳

並不見一人之影瑜心疑教把船傍岸親自上岸

乘馬帶了甘甯徐盛丁奉一班軍官引親隨精軍二千人徑望荊州來既至城下並

不見動靜瑜勒住馬令軍士叫門城上問是誰人

只說不認得妙

吳軍答曰是東吳周都督親

自在此言未已忽一撥梆子響城上軍一齊都豎起槍刀敵樓上趙雲出口都督此

行端的為何

不即說破先問一句妙

瑜曰吾替汝主取西川汝豈猶未知耶雲曰孔明軍師已知都

督假途滅虢之計故留趙雲在此吾主公有言孤與劉璋皆漢室宗親安忍背義而取西川若汝東吳端的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偏與後文相反周瑜聞之勒馬便回只見一人打着令字旗於馬前報說探得四路軍馬一齊殺到關某從江陵殺來張飛從秭歸殺來黃忠從公安殺來魏延從彝陵小路殺來四路正不知多少軍馬喊殺遠近震動百餘里皆言要捉周瑜此是把蓋勢單的瑜馬上大叫一聲箭瘡復裂墜於馬下正是

一着棋高難對敵幾番算定總成空 不知周瑜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中華民國玖拾捌年捌月拾壹日購買



國家圖書館



003877349



線

857.4523

6546

19

v.10

舊籍